金鋒著



子母離魂劍

12

金鋒著

子母離魂劍

第十二集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目次

第五十七回：古寺潛身驚奸相

和坤估不到半夜三更來了暴客，嚇得魂飛魄散！他趕忙回頭一望，站在自己背後的是個醜陋無比的黑袍道姑，正是癩道姑洪仙韻！和坤一看見了她的樣子，便自覺得反胃，但是又不敢開罪她，只好在臉上强自裝出笑容，說道：「哦！洪道長半夜降臨，有何賜教？」

癩道姑一雙眼睛朝着天花板，冷冷說道：「唔！貧道今天到來，是向中堂大人辭行，由明天起，貧道就要返回西域塞外去啦！」和坤怔了一怔，本來癩道姑雖然脾性古怪，與人落落寡合，但是她本領高强，換句話說，只有她一個人，勉强可以和史存明對手，如果她一旦離開了，自己無形中失掉一重有力保障！和坤把算盤向書案角落一推，伸腿打個呵欠，說道：「哦！道長在京師不是住得好好嗎？怎的要返回塞外去？」癩道姑並不回答他這句話，卻把面孔一扳，冷冷說道：「中堂大人，你這幾年以來，發的財可不算少哩？是與不是？」

和坤也是個聰明人，一聽癩道姑的語氣，便明白她來意不善，立即改了口吻，笑道：「洪道長既然一心一意要返回西域去，我也不便强留，明天我吩咐帳房送一千両銀子，戔戔之數，算是程儀便了……」和坤還不曾把話說完，洪仙韻已經冷笑一聲道：「多謝相爺的好意啦！剛才我到相爺的藏寶樓走了一遍，拿了多少東西，不勞相爺再送銀子哩！」她說着伸手向懷裡一捋，取出一個小小的錦袱來，錦袱裡面赫然有一串明珠，兩件瑪瑙寶石，這明珠是晚上能够放光的，價值連城，單是一顆，已

經値銀子三千両以上，還有那兩件瑪瑙寶石，也是價値不非的至寶呢！癲道姑竟然不問自取，偸盜了這些東西，相府藏寶樓的防守何等嚴密？癲道姑居然能够自來自去，如入無人之境，和坤一見之下，不禁面色大變，就要發作！

洪仙韻呵呵大笑道：「相爺這幾年以來一帆風順，珠玉盈斗，金銀滿倉，貧道拿了這些東西，諒來也不傷廉，等如太倉之取一粟罷了，中堂大人如果心疼這些寶物，貧道可以留下一件東西，給相爺做抵押！」她說着袍袖一甩，寒光閃處，抖出那柄烏金短劍來，和坤一見了短劍，嚇得魂飛魄散！顫聲說道：「道道長長要什麼……只只要要拿拿……拿去便了，何用抵押？請吧！」癲道姑扳着面孔道：「我洪仙韻一生不受嗟來之食，不取意外之財，這些珍珠瑪瑙你送不送？請說！」和坤連聲答道：「送！送！」癲道姑方才放寬了面孔，笑道：「好！這是你甘心情願送給我的，不是我强搶了！相爺，古人有一句話，投桃報李，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史存明這班人，已經混入京師啦！」和坤聽了當堂嚇一大跳！急忙問道：「史存明這一班叛逆又來了嗎？巡城兵馬司太不中用！怎的會被他混入城裡的？」

癲道姑打了個哈哈，說道：「他怎樣進來的？我可不知道啦！史存明這一班人，住在龍泉寺裡，好！我的話說完了！再見！」她說到這句話，身子一幌，便自去得無聲無臭，沒影無踪！由這天起，癲道姑果然在京師絕了踪跡，不再露面，這是後來的話不提。

再說和坤聽見史存明到了京師，眞個好比芒刺在背，坐立不安，他再也沒心計算自已的財寶了！到第二天早上，和坤循例入宮早朝，散朝之後，他向乾隆皇帝說道：「老佛爺，微臣有重要事向皇上

啓奏！」乾隆帝愕然道：「哦！有重要的事嗎？到勤政殿說吧！」勤政殿就在太和殿內重，乾隆帝每逢有重要事，一定在勤政殿和大臣商量，這次當然不會例外，和坤進了勤政殿，向乾隆帝稟道：「老佛爺，微臣接到一個消息，史存明那一班叛逆，又再混進京城了！」

乾隆帝大吃一驚，說道：「哦！叛逆又來了嗎？他們躱在那裡？」和坤說道：「哦！他們在龍泉寺！」龍泉寺在北京城崇文門附近，距離紫禁城不到數里之遙，史存明居然這樣斗胆匿藏在龍泉寺裡，毋怪乾隆帝聞報失色了！和坤接着說道：「老佛爺不用猶豫，馬上派重兵包圍龍泉寺，將闔寺僧人和叛逆一起拘捕，寸草不留，立斬無赦！」乾隆不等他說下去，立即擺了擺手，說道：「不要說下去了，朕來問你一句，咱們過去幾次派重兵圍捕史存明，可有捉拿過他，傷過他半根汗毛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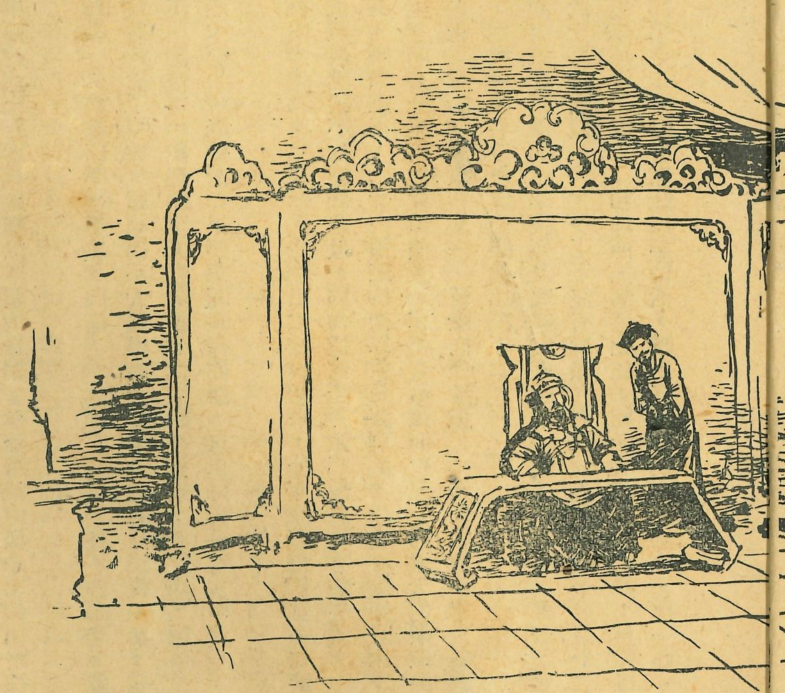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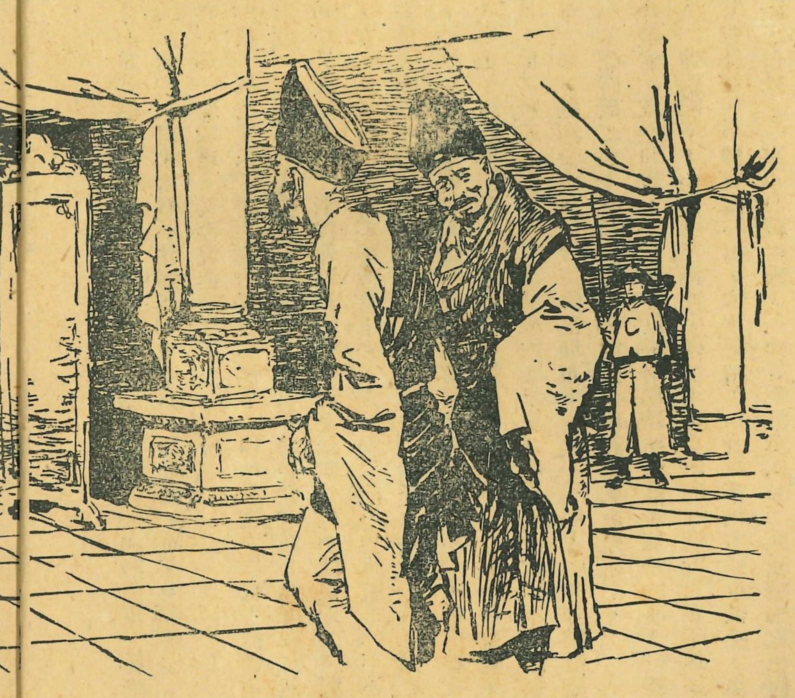
和坤聽了乾隆帝這幾句話，不禁語塞，皇帝說的話半點也沒有錯，過去史存明幾次進出皇宮，自去自來，如入無人之境，有兩次知道了史存明匿藏的地方，派兵搜捕，結果也給他們巧妙兎脫，他只好改口說道：「老佛爺所說極是，但是叛逆公然匿伏在禁城大內，未免斗胆猖狂，太過不成話啦！」乾隆笑道：「這個朕自然有對策，卿且退在旁邊，待朕傳喚尼堪布來商量一下吧！」和坤唯唯諾諾，乾隆帝果然吩咐內侍傳旨，不到半個時辰工夫，雍和宮護法大喇嘛尼堪布到勤政殿來了。

尼堪布見了皇帝，立卽合什請安，乾隆問道：「大師，朕吩咐你聘請青藏派能手的事，已經辦到了嗎？」尼堪布恭敬地回答道：「啓禀陛下，小僧已經遵旨去做了！可是咱們紅教近百多年以來，備受黃教摧逼，人材零落，好手寥若晨星，小僧費盡心力，方才聘請了川邊昌都地方一位能手，名叫霍都巴罕，昨日方才進宮，等候陛下召見！」原來西藏喇嘛，一向分爲紅黃兩教，紅教喇嘛衣色尙紅，

黃敎喇嘛衣色尙黃，兩派勢同水火，明朝以前，西藏全境盡是紅敎喇嘛勢力，明朝中葉以後，黃敎勢力開始抬頭，宗喀巴兩個大弟子，班禪達賴統治了前後藏，紅敎在西藏的勢力一落千丈，過不多時，連西藏也站不住脚，退到青海川邊一帶，滿清雍正年間，大將軍年羹堯討平青海，擒斬青海的汗王羅卜藏丹津，得力紅敎喇嘛幫助不少，雍正是個雄才大畧的皇帝，立卽把這一班紅敎喇嘛聘到京師，安置在雍和宮裡，這班紅敎喇嘛死心塌地的跟滿清皇帝做走狗，

無非是痴心妄想有一天憑藉清朝的力量，打回西藏罷了，尼堪布說了這兩句話，乾隆帝不禁大喜，立卽降旨，傳諭霍都巴罕入宮晋見。

　過了一頓飯的工夫，霍都巴罕在尼堪布陪同之下，到勤政殿，乾隆帝與和坤看那霍都巴罕，身高九尺，巨顱海口，獅鼻豹眼，一部刺蝟也似的虬髯，貌相十分威武，可是撐着腦袋的一條頸子，又瘦又長，身上却是瘦骨嶙峋，活像一根竹篙也似的，跟他一顆大腦袋完全不相稱，走起路來飄飄幌幌，

乾隆帝在勤政殿上，召見雍和宮總護法尼堪布招聘來京的西藏紅衣喇嘛密宗高僧霍都巴罕。

形狀十分可笑，勤政殿石階下面的武士，看見霍都巴罕頭大身細，模樣滑稽的樣子，個個暗裡覺得好笑！

乾隆帝吩咐內侍搬過錦墊來，賜霍都巴罕落了座，問道：「大師在川邊居住了許多年，練的是什麼本領呢？」霍都巴罕嘰嘰咕咕的說了一陣，原來他不大懂得滿漢言語，說的是川邊土話，全是蠻夷雀舌之音，尼堪布却替他繙譯，說道：「霍都巴罕大喇嘛說，他練的是密宗上乘氣功，跟中土武林宗派的本領，截然不同，具有無上威力，老佛爺如果要想開眼界的話，可以降旨吩咐宮中武士，跟他比武！」

霍都巴罕這幾句話十分傲慢，他初次見皇帝，便說出這樣的話來，分明沒有把清宮一切武士侍衞，放在眼裡！和坤暗裡怪責這藏僧說話不知高低進退，那知道乾隆帝並不惱怒，哈哈笑道：「很好！大師要跟他們合手，再好沒有，叫領班來！」大內領班侍衞以前是薩剌海，薩剌海幾個月前，跟皇帝到塞外木蘭秋狩的時候，被史存明岳金楓兩人在山頭上，運用强弓鐵箭射死，補充大內領班的名叫董開甲，是個漢軍旗人，奉召之後，立即到勤政殿裡來，乾隆向他說道：「這位霍都巴罕是新聘來的護法喇嘛，朕要看看他的本領，你挑選四名一級武士跟他比鬥！」

董開甲說了一聲遵旨，剛要退下，霍都巴罕突然又嘰嘰咕咕說了一陣，尼堪布又說道：「皇上聽稟，霍都巴罕大師說，四名武士跟他比武，人太少了，沒有看頭，老佛爺還是指撥十名至十二名武士下場和他交手，方才可以顯出眞正本領哩！」和坤面上勃然變色，乾隆笑道：「很好！董領班，你就挑選十二名一級武士跟他相鬥吧！」董開甲滿肚皮不快活，暗駡好個狂妄的賊禿驢，你一心一意要把

咱們做練武的靶子，叫你知道我們的厲害！他立即走下勤政殿，須臾之間，已經召集了六名滿洲衞士，六名漢人衞士到石階前，總共一十二人，滿洲衞士用的兵刃是長柄馬刀，漢人衞士用的兵刃却是鑌鐵纓槍，亮光閃閃，霍都巴罕看了這些衞士一眼，又向尼堪布嘰咕說了一陣，尼堪布再向乾隆皇帝說道：「老佛爺聽禀，霍都巴罕大師還有一個不情之請，他請這一十二位參加比武的衞士，每個人都用厚毡包裹身體，因爲比武時候，他決不會留手，如果弄傷了這些武士時，對皇上很不好看哩！」

乾隆帝估不到霍都巴罕還有這樣古怪的請求，不禁怔了一怔，董開甲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向乾隆皇帝奏道：「啓奏皇上，一個練武的人，與人動手，向以輕靈巧快爲主 如果照這位大師說，咱們這些武士的身上，每人捲上厚毡，無疑多了一重累贅之物，如何可以克敵致勝？這叫做强人所難，倘若這樣，咱們乾脆不用比啦！」尼堪布知道了霍都巴罕的意思，合什說道：「董領班的話很對，霍都巴罕大喇嘛這個請求，委實有點不近人情，不過老衲還有一個變通辦法 ，就是把宮裡的地毡，統統搬來，在這一片石階地上，鋪上幾重，這樣一來，比武打敗的一方面，絕不會受損傷了！不知道老佛爺答應不答應？」乾隆帝一聽之下，不禁大喜說道：「好！就這樣吧！」

北京地毡向來是馳名天下的織造產品，尤其是皇宮用的地毡，更加巧奪天工，精緻絕倫，每張地毡鋪在地上，足有三寸多厚，乾隆帝一道旨令，宮女太監們紛紛把地毡捲起拿來，足有一百五六十張，和坤親自指揮值殿太監，把這一批地毡，統統鋪在地上，分做三層，這樣一來，勤政殿前變了一片「毡海」，五光十色的地毡，佔了四十多丈見方一段地面，霍都巴罕點了點頭，表示滿意，他走到「毡海」的中心，盤膝坐下，尼堪布向那些武士說道：「霍都巴罕大喇嘛坐在地上跟各位交手，各位只

管上前撲攻，各盡所長，向他身上要害招呼，不用客氣！」

這十二名武士勃然大怒，霍都巴罕坐在地上和自已交手，分明把自已這班人當做小孩子般的戲弄！董開甲道：「好！大家過去討教這位大喇嘛的高招，只怕咱們這一輩子，還是初次這樣跟別人交手呢！」十二名武士分開左右，六個滿洲侍衛向左，六個漢人侍衛向右，刀槍並舉，霍都巴罕雙手合什，低眉垂目，對這十二個疾跑而來的敵人，連正眼也不瞧一下，這一來更加激起了衆武士的怒氣，跑在最先的兩個武士，更不打話，兩柄馬刀一起，交叉並遞，截斬霍都巴罕頭頸，霍都巴罕連眼睛也沒有睜開來，陡的伸出雙手，照準二武士的刀背一彈，噹噹兩聲大响，左面武士的刀，蕩向右邊，右面武士的刀，蕩向左邊，他們兩個的馬刀幾乎撞在一起，兩人的身子也不由自主，歪歪斜斜，倒退出了幾步去！

其餘的武士看見這兩個同伴的樣子，不禁大起疑團，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可以說是騎虎難下，要不拚也不行，他們叱喝一聲，刀槍並進，十幾件兵刃寒光閃閃，眼看就要在霍都巴罕身上添十幾個透明窟洞，這番僧倏的一聲冷笑，伸出兩隻衣袖來，向外一揮，左右一捲，他這樣輕描淡寫的一揮一捲，那十二名武士立卽覺得對方衣袖發出一股奇異的吸力來，把各人手中的刀槍，牽引得歪歪斜斜，比如站在霍都巴罕正面的一個武士，抖槍直刺番僧胸膛，却被他的吸力一牽一引，連人帶槍轉過右邊，直向另外一個同伴的懷裡撞進去，又比如竄到霍都巴罕右邊一個武士，雙手舉起大砍刀，猛向番僧頭頂砍落，被那股奇異的吸力一推一托，刀鋒向左邊蕩出，險些兒砍向另一個同伴的頭上，霍都巴罕坐在地上，衣袖連揮兩圈，只聽見一陣叮叮噹噹，兵刃互撞的聲响，十二名武士的刀槍自相衝突，

變成了你刺我、我刺你，那裡還像跟敵人比鬥的樣子？大家吃驚不小，霍都巴罕陡的一聲長笑！雙袖向外一揮一捲，站得最近的兩個武士，首先直拋起來，就像遇了狂風的樹葉一般，砰砰兩聲，拋出三丈多遠，撲通咕冬，摔倒在軟如棉墊的地毡上！全靠有這一着，方才沒有損害！

餘下的武士看見同伴這樣的摔跌，以爲霍都巴罕使的不是而武功，是「妖法」，不禁心胆俱寒，要撤兵刃後退，霍都巴罕說了一句川邊土語，左手衣袖往回一捲，左邊四個武士連人帶刀槍撞過右邊，他右手的衣袖接着向外一甩，右邊四個武士也像喝醉了酒的人一般，步履歪斜，不由自主撞向左邊，這八個武士幾乎撞個滿懷，手裡的刀槍也險些兒戳在自已同伴身上，添個透明窟洞，大家急不迭忙把刀槍向地下垂，方才避過厄難，霍都巴罕又叫了一聲：「倒！」兩隻衣袖左右一旋，八個武士跟着他衣袖回轉之勢，踉踉蹌蹌的轉了一個圓圈，然後仰面朝天的跌倒，他們個個跌倒的姿式都是背脊貼地，屁股向天，一無二致！

乾隆帝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這十二個武士羞憤交迸，他們在清宮內，全是一級侍衛的高手，上來不到三回兩合，便挫敗得這樣狼狽！有兩個脾性暴烈的，跳起身來，不管三七廿一，掄起手中鋼刀，喝了聲：「着！」馬刀挾風劈落，那知道他們這一下，吃的苦頭更大，原來霍都巴罕衣袖旋轉了一圈，距離頭頂三尺以內，構成一道力網，這力網是無形的，就是霍都巴罕雙袖向地垂落之後，它也有片刻工夫停留，這兩個武士不知底細，兩柄馬刀一落，給這力網一撞，那兩柄刀猛地反彈上來，這種內勁力量，對方用力越大，反震之力越猛，刀背幾乎拍中兩武士的腦袋，好在他們還算見機得快，立卽撒手，兩柄馬刀呼的一响，飛出兩丈以外！乾隆帝看在眼裡，不禁嚇一大跳！

霍都巴罕露了這一手，餘下十多個滿漢衞士心寒氣餒，誰也不敢上前再鬥，他們暗裡叫道：「邪門！邪門！這番僧用的那裡是武功，分明是用妖法！」乾隆看見那些武士躊躇不前的樣子，立卽傳下聖旨，叫道：「止鬥！」十二名武士如釋重負，退在一旁，霍都巴罕方才站起身來，向皇帝跟前告罪，太監內侍收回地毯，乾隆大惑不解，問道：「聖僧剛才用的是武功，還是紅教裡的大法？」

尼堪布在旁邊合什說道：「皇上聽稟，世上根本沒有妖法這一回事，剛才霍都巴罕大喇嘛用的，不過是密宗氣功罷了，『密宗』兩字是藏語，出自大乘法華經典，意思卽是無所不能，在西藏深山裡，許多修持密宗大法的喇嘛，端坐在石窟裏，往往一坐就是五六十年，七八十年，比起中土和尙坐關的時間還長，一個人能够把密宗本領練到上乘境地的，眞個是入火不焚，入水不溺，甚至把他活埋在泥土裏，經過十日十夜，再掘出來，仍舊生存，佛家說是金剛不壞之身，密宗本領可說當之無愧，霍都巴罕大喇嘛的本領還不止於這些，剛才演給皇上看的，不過是雕虫小技罷了！」

乾隆帝一聽之下，龍顏大悅，說道：「霍都巴罕有這樣的奇能，眞正是當世的活佛，朕立卽吩咐理藩院，揀擇黃道吉日，策封他做章嘉克圖活佛，總管雍和宮一切吧！」原來喇嘛地位最崇高的，除了「達賴」「班禪」之外，還有「活佛」，這些活佛多半是達賴策封的，派到蒙古、青海、新疆等處，喇嘛敎盛行的地方，主理一切，「活佛」也和達賴，班禪一般，死了之後會再輪迴，降生到別的地方，成爲「靈童」，也卽是再世活佛，所以活佛的世代，從不間斷，乾隆帝爲了要懷柔霍都巴罕，一見面便親口策封他做「活佛」，地位比尼堪布還要崇高，眞正是後來居上，霍都巴罕不禁喜出望外，合什連連稱謝不已！

皇帝等霍都巴罕謝恩之後，又向尼堪布道：「像活佛的密宗本領，不知道朕可不可以照練？能不能够會有一天，練成他那樣本領呢！」尼堪布微微一笑道：「中國有一位孟夫子，曾經說過這一句話，『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有一句俗語，『神仙也是人變的』，老佛爺要學密宗本領，也無不可，不過第一要戒女色，第二要絕嗔怒，第三要在開首五年之內，戒絕葷酒……」乾隆帝不等他說下去，已經將手連搖，說道：「這幾戒朕連一樣也不成，這密宗還是不學啦！」

和坤聽了乾隆帝的話，在旁邊作出會心的微笑，霍都巴罕突然嘰嘰咕咕，向尼堪布說了一陣土語，尼堪巾又向乾隆合什說道：「活佛向皇上說，皇上雖然不能够練密宗本領，却可以練瑜伽術，練瑜伽沒有以上那些戒律，可以益壽延年，皇上祇要每天練一個時辰便行了！」乾隆帝不禁大喜，嗣此以後，他果然天天在養心殿裡，跟着霍都巴罕練瑜伽術，後來乾隆帝的身體果然逐漸强壯，壽享遐齡，直到八十六歲方才龍馭上賓，那時候他除了做足六十年皇帝外，還做了六年「太上皇」，方才謝世，（乾隆六十年禪位給嘉慶，稱太上皇，再六年崩。）這完全是他練瑜伽術的緣故，這是後來的話不提。

再說乾隆帝策封了霍都巴罕之後，和坤一心記掛着史存明，岳金楓這班「叛逆」，匿居在龍泉寺的事，他向乾隆帝道：「老佛爺，咱們怎樣收拾史存明這一班反賊？龍泉寺距離紫禁城不遠，萬一……」乾隆不等他說下去，立卽擺了擺手，說道：「卿家毋須過慮，朕已經有主意！」他向尼堪布、霍都巴罕二人說道：「明天上午，朕欲擺駕到龍泉寺進香，卿家二人護駕！」

皇帝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和坤吃驚不小！反賊躲在龍泉寺裡，皇帝還要進香，豈不是自投虎口，

送上門給人家殺嗎？他還要再諫時，看見乾隆帝面色凛然，和坤是個善於見風駛悝的人，立即住口不說了，到第二天早上，乾隆帝果然坐了四輪馬車，帶齊全副儀仗，在尼堪布、霍都巴罕和一班雍和宮喇嘛翼衞之下，浩浩蕩蕩的來到龍泉寺，親自上香，龍泉寺的方丈鑑光大師，率領寺裡全體僧衆，列隊出迎，皇帝在佛前上香之後，又在龍泉寺的內外巡行一遍，然後由方丈，知客陪伴着，到般若閣用膳，吃的當然是寺裡的素筵，直到黃昏傍晚，方才興盡而回，這一次皇帝到龍泉寺進香，出乎意料之外，連一點驚險也沒有！和坤看見乾隆帝無恙回來，暗裡連叫慚愧，癲道姑洪仙韻分明是有意戲弄自已！好在皇上平日對自已一向寵愛，不然的話，「欺君」這兩個字，自已就要担當不起，腦袋馬上要跟頭頸搬家哩！

你道史存明這一班老少英俠，是不是眞正的躲在龍泉寺？還是癲道姑有意撒謊賺騙和坤？其實癲道姑洪仙韻，一點也沒有錯！史存明孟絲倫夫婦，和岳金楓，鐵簑，銅拂這一班人，的確是躲在龍泉寺裡，不過沒有露面，連寺裡的和尙也不知道罷了！他們這許多人躲在寺內，怎的連和尙也不發覺呢？這裡大有說明的必要，原來史存明進了京城之後，首先要找一個可以躲藏的地方，好使大家有一個安身的巢穴，但是自從經過幾次擾鬧皇宮之後，客店不能夠再住了，蒙古人的棚寮也不能夠當作安身之處，因爲九門提督府的巡城官兵和順天府的官差捕快，時時刻刻注意這些地方，甚至要住到八大胡同的妓院也不行，因爲官府埋伏了不少眼線，連舖陳市的拾荒窮人也不能夠假扮了！巡城兵馬司已經對北京城裡的「混混兒」（卽是地痞流氓）也管制起來，叫他們一發覺面生可疑的人物，就要向官府告密，史存明爲了要找藏身地方，傷透腦筋，他祇好向金弓郡主問計，孟絲倫沉吟了半天，忽然說

道：「我們要想隱秘安全，最好躲進和尙寺去！」

史存明吃了一驚，問道：「那怎可以？和尙寺這樣多人，衆目睽睽，咱們又不是出家人，決不能够在僧寺掛單的哩！」孟絲倫嬌嗔道：「那一個要你掛單，虧你也是個幾十年的老江湖了！偌大一座京城，還找不到一個安身地方！我已經想好了，天色入黑，我帶你到一個安全地方去吧！」史存明不知道妻子悶葫蘆裡賣的是甚麽藥？心中納悶，到了晚上，史存明換過夜行衣服，孟絲倫帶着他直奔皇宮，天山大俠不禁愕然站住脚步，說道：「娘子！錯了！今天晚上，咱們並不是要到紫禁城哩！」

孟絲倫嗤的一笑，說道：「那一個帶你到紫禁城去，跟我來吧！」她一路上縱躍如飛，繞過什刹海邊沿，一直來到承天門附近，金弓郡主用手指了指屹立在夜影裡的龍泉寺，說道：「咱們進去！」史存明想起妻子剛才那一句話來，恍然大悟，她說要想隱秘，最好躲在和尙寺裡，天山大俠知道自已妻子一定另有奇謀，兩人飄身越牆而進，孟絲倫帶着丈夫一直來到藏經閣下，用手一指，笑道：「這不是絕好藏身之地嗎？我有沒有騙你！」

史存明心裡的啞謎，聽了這兩句話方才揭曉，金弓郡主說的安全地方，原來是龍泉寺裡的藏經閣，這龍泉寺是元朝泰定年間敕建的，佔地很廣，寺內的藏經異常豐富，閣樓一共兩層，一年到晚重門深鎖，祇有每年四月浴佛節前後幾天，寺僧方才入閣洒掃，如果在這裡藏身，當眞最好沒有！金弓郡主笑道：「這地方十分清淨，一年之中，難得幾天有人，閣裏的經橱不是現成的臥床嗎！咱們住在這裏，祇要不出聲點火，那一個知道呢？」史存明拍手道：「妙極！」主意決定，更不猶豫，到第二天晚上，史存明夫婦和岳金楓、呼倫齊、鐵簑、銅拂，與及史劍虹、史凌霜、狄鵬舉三位小俠，老少

一共是九個人，進入藏經閣裏，至於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凌雲燕兄妹四人呢？這四位武當派小俠並沒有跟他們進入北京城裏，只和海爾瑪、阿孟生這班蒙古人同在一起，徘徊在城郊門頭溝一帶罷了，這班人全數化整爲零，十個八個人做一小隊，有的扮做拾荒窮漢，有的扮做騾伕馬販，以上就是史存明混進京師的經過，至於癩道姑洪仙韻怎樣知道他們匿跡在龍泉寺呢？說也湊巧，就在他們入住藏經閣的第三天，金弓郡主爲了自己這班人有一個長時間在閣裏蟄伏，便派呼倫齊到外邊去，採買一批干糧用品，趁着天交三鼓，夜深人靜的時候，用幾個大布袋盛好，運入寺裏，恰好被癩道姑遇見，洪仙韻自從經過幾次跟史存明交手，都是落在下風之後，她那一顆好勝心，已經大爲減殺，癩道姑想着武功之道，優勝劣敗，一絲一毫勉强不得，自已的子母離魂劍，始終不能够跟史存明爭長短，心灰意冷之餘，便拿史存明蟄伏在龍泉寺的消息，向和坤大大的敲了一筆竹槓，方才飄然引去，她這一下並不打緊，反爲把和坤害得杯弓蛇影，驚嚇了一大場哩！

當乾隆帝到龍泉寺進香的時候，藏經閣裏蟄伏着的一班天山英雄，本來預先知道了！依照岳金楓的意思，就要趁這機會向乾隆帝下手行刺，金弓郡主却是極力不贊成，她說：「乾隆帝怎的遲不來，早不來，偏偏在咱們來了之後，到龍泉寺進香？內裏一定是有詭計，咱們不要上釣！」大家一想也是，於是按兵不動，孟絲倫的眼光果然獨到，這一次天山派羣雄如果冒失動手，向乾隆帝行刺，恐怕馬上遭了不測之禍！

乾隆帝離開了龍泉寺，藏經閣裏面一班老少英雄，接着秘密商議，決定今後自已怎樣行動，呼倫齊道：「咱們這一次到京師來，爲的是要做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難道要像老鼠一般，蟄伏在這裏

嗎？不管怎樣，咱們也要進皇宮去，攪他一個翻天覆地！」史存明道：「低聲，攪他一個翻天覆地有甚麼用？咱們進京城來，要做的是大事，並不是要逞荆軻聶政之勇，去幹那些小枝小節！」呼倫齊不禁面上一紅，孟絲倫道：「我已經想過了，皇帝方面，咱們可以暫時從緩不用理他，咱們還是首先除掉和坤這個奸相再說！」一提起和坤來，衆英雄個個熱血沸騰，異口同聲的向孟絲倫問道：「孟郡主，咱們怎樣下手？」金弓郡主沉吟半晌，方才說道：「法子倒有一個，只是要你們幾個人，女的扮做男人，男的扮做女子，不知道你們裝扮得像不像？」

第五十八回：雌雄易弁賺公主

呼倫齊一聽這幾句話，呵呵笑道：「要我來扮女人，我這個大鬍子，扮起來也不像啊！還是由史老弟，狄世兄扮吧！他們全是漂亮的小白臉，只要穿上女子衣裳，就像個年青姑娘啦！」大家忍不住笑，史存明道：「大家不要高聲，提防隔牆有耳！」他止住了衆人，向孟絲倫問道：「娘子，你叫他們男的扮女，女的扮男，究竟是甚麼意思？」

金弓郡主笑說道：「我來問你一句，和坤有一個兒子名叫豐紳殷德，他娶了乾隆皇帝的十公主，跟皇帝對了親家，是與不是？」史存明恍然大悟道：「對了！豐紳殷德是乾隆的駙馬，娘子，你難道要在她的身上使計？」孟絲倫點了點頭道：「不錯，我聽見人家說，這一位十公主由小時候起，便自與衆不同，最喜歡女扮男裝，微服遊行，現在也是一樣……」岳金楓把手一拍道：「嫂子，我明白了，你要把十公主擄來，當做押頭，要脅和坤父子就範，是與不是？」他以爲自已這一下必定估中，那知道金弓郡主這回却是大搖其頭，說道：「不是！你估差了！我要想一個方法，叫他們接近十公主，混入和坤的相府裏，然後依計行事！」天山大俠史存明暗裏點點頭，說道：「哦！原來這樣，那麼怎的要他們男扮女和女扮男呢？」金弓郡主孟絲倫道：「因爲我們這一班人，差不多每個人都跟清宮衛士與和坤相府的武士交過手，如果就這樣的派他們去，一定被對方認出廬山面目，豈不是弄巧反拙？虹兒、霜兒，你們過來！」史劍虹兄妹應聲上前，金弓郡主向他們說道：「虹兒，由明天起，

你要扮做女子，化雄爲雌，霜兒，你却要女扮男裝，易釵而弁，一個要學娘兒音腔，一個要學丈夫體態，知道沒有？」

史劍虹、史凌霜兄妹連連點頭，狄鵬舉在旁邊掩口竊笑，金弓郡主瞥了他一眼，忽然說道：「鵬兒！你過來！」狄鵬舉吃了一驚，問道：「老前輩叫弟子有何吩咐？」孟絲倫道：「你不曾跟淸宮武士交過幾次手，面目陌生，由明天起，你也改扮女子吧！」狄鵬舉抓抓頭皮，遲疑半晌答應了，面色十分尷尬，各人哄然大笑。

孟絲倫指派了史劍虹、史凌霜、狄鵬舉三個人之後，又向呼倫齊道：「你來！」呼倫齊慌忙說道：「孟郡主，你要我蹈湯赴火，件件都行，要我扮女娘嗎？我呼倫齊砍了腦袋，也不答應！」孟絲倫道：「我不是叫你扮女人，祇要你扮演一下惡霸無賴的脚色，你明天出城去，吩咐海爾瑪派二十名兄弟進京師，又叫管寒溪，桂月娥他們四人也一同進城，可知道嗎！」呼倫齊聳聳肩膀道：「唔！扮強盜惡霸我最當行，好！我明天出城去！」

史存明看見金弓郡主調遣人馬，分配角色，已經約畧明白過來，知道妻子安排的是甚麼妙計了！不禁作出會心微笑，到了第二天早上，呼倫齊果然帶了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凌雲燕，以及二十名蒙古兄弟進城，孟絲倫就在承天門附近跟他們相唔，面授了一切機宜，大家唯唯諾諾，依計行事不提。

再說和坤兒子豐紳殷德的駙馬府，就在北京城南的石駙馬胡同內，石駙馬胡同的盡頭處，有一片半畝方圓的空地，這天清早，空地上來了七個青年男女，這七人是四個女的，三個男的，四個少女全

是短裝窄袖，英姿颯爽，三個男的却是面目姣好，唇紅齒白，彷彿還帶着一些靦覥的感覺，他們一到了空地上，立即拿出竹竿和繩索來，團團圍了一個把式場子，四個少女馬上分散開來，每人取出一面小小銅鑼，噹噹噹的用力敲打，這是跑江湖賣把式的鑼聲，不到半晌，繩圈四面已經聚攏了許多閒人，個個來看熱鬧，原來北京城裏，一般江湖賣解，三教九流人物，多數麕集在天橋一帶，像石駙馬胡同那樣顯貴官宦居住的地方，很少有江湖漢子到來，這七個少年男女又是衣帽光潔，儀容俊美，更加吸引了多量的閒人，四個少女看見人數差不多了，方才走回場上，那三個男的却向着四外抱了抱拳，打一個四方拱，方才高聲說道：「各位看官請了！在下這幾個人祖居河南中牟縣，因爲黃河泛濫，淹沒田園，無家可歸，沒奈何只好拿出平日練的莊稼笨把式來，走江湖混飯吃，這次還是初次到京師來，北京是天子脚下的地方，藏龍臥虎，廣有能人，俺們兄弟本來不敢班門弄斧，可是爲了肚皮要吃飯，只好厚着面皮，求各位賞賞臉！」原來北方的「賣把式」，等於南方人的「賣武」，名稱不同罷了！這三個少年說完了開場白，由地上拾起三根長竹竿來，每支有一丈五六尺，他們用力向地一揷，入泥三尺，換句話說，三支竹竿還有一丈二三尺突出地面，排成了品字形，三個少年齊齊伸出左掌，向竹竿身一黏，右手揷在腰間，只憑單掌黏着竹竿的力量，一步步的沿上去。

這三個少年不是別人，正是易釵而弁的史凌霜、桂月娥、凌雲燕，三位女俠改扮起男子來，眞是個個都貌似宋玉丰神，那四個少女呢？却是史劍虹、狄鵬舉、管寒溪、凌志輝四位男俠，化雄爲雌，撲朔迷離，惑人耳目，史凌霜三人表演這一套功夫，名叫做「混天功」，她們只用一隻手掌的力量，黏着又細又滑的竹竿，一級一級的向上爬，比起一般背靠牆壁的壁虎功來，何止高明十倍？三女俠一

直到了竹竿頂，兩腿一飄，三個身軀就像三片紙頭一般，站到竹竿頂上，這一招眞個像流水行雲，絕無凝滯，看熱鬧的人當堂釆聲雷動，叫好不已！

史凌霜等三人立到一丈多高的竹竿頂上，迎風搖曳，衣袂飄飄，彷彿就要跌下來的樣子，可是她們立的樁步，穩如鐵塔，史凌霜閃動星眸，望着豐紳殷德駙馬府的大門，只見那兩扇朱紅格扇的門戶，呀的打開，走出一個長袍小帽，翩翩年少的公子來，背後跟着幾個隨從，直走過來，擠入人叢裡看熱鬧，這少年公子面如白玉，手指纖長，拿着一柄洒金摺扇，瓜皮小帽正中嵌了一方綠玉，晶瑩奪目，史凌霜見了這少年公子的氣派，不禁心裡一動，想道：「咦！難道他就是女扮男裝的十公主？如果是十公主的話，當眞老天助我成功哩！」

竹竿下面的銅鑼又响起來，史凌霜猛然醒悟，自已還要表演第二個花式，她把左脚一拳，面向右方，跟站在右邊竹竿的桂月娥打個對面，二人呼哨一聲，脚下倏的一點，同時由竹竿頂上直竄起來，史凌霜撲向桂月娥立脚的竹竿，桂月娥也撲向史凌霜立脚的竹竿，兩人在半空交肩而過，拍拍兩聲，大家還在空中拍了一下手掌，然後輕飄飄落在竹竿頂上。旁觀的人只覺得眼前一花，他們兩個人便換了位置，這一種「移形換位」的功夫，完全是梅花樁步法的底子，一絲一毫也含糊不得，看熱鬧的人又喝起連環大釆，石駙馬胡同口也人山人海，水洩不通，空前熱鬧！

史凌霜眼見看熱鬧的人多，當下抖擻精神，和桂月娥、凌雲燕兩人施展開「移形換位」的功夫，穿揷走位，飛來竄去，剎那之間，竹竿頂上三個人盤旋來去，有如玉盤走珠，走到疾處，三個人竟似化身成十數人一般，大家看得目眩神迷，突然一聲鑼响，史凌霜三人齊齊由竿頂翻落平地，面不紅氣不

上湧，看熱鬧的人看見這三個少年，（其實是易釵而弁的）年紀青青，居然有這樣驚人的輕身本領，個個忍不住喝采不已！

三女俠演完了竿頂飛身，移形換位的功夫，輪到史劍虹這四個假扮女子的小俠演功夫了！這四個頂包掉換的姑娘，面紅紅的走到場中，朝着看熱鬧的人福了一福，然後一個跟斗，翻到竹竿之上，竄到竿頂上的是史劍虹、管寒溪、凌志輝三人，他們跟史凌霜三人上竿的姿勢，截然不同，剛才三女俠是用「混天功」，手按竿身沿上竿頂的，他們却是在地上翻個跟斗，大家乍覺眼前一花，便到了竹竿頂尖上，可是史劍虹三人到了竿頂，不是脚踏竹竿，而是用頭頂抵住竿尖，換句話說，即是倒豎蜻蜓，頭頂向下，兩脚朝天，這一下比起史凌霜三女俠的上竿技巧，還要高强，看把式的人齊齊嚇了一大跳！

竄上竹竿的是史劍虹、管寒溪、凌志輝三人，還有一個狄鵬舉呀？他並沒有上竿，走到史劍虹豎立那一根竹竿下面，兩手攀住竿身，向上一拔，竟然把整技竹竿抽離泥土，看熱鬧的人不禁嘩然大叫，相顧失色，狄鵬舉却是不慌不忙，連人帶竹竿向上舉起來，把竹竿的一端墊在自已的肩膊上，竹竿並不搖仆倒下，竿頂的人也不見跌落地，狄鵬舉還邁開脚步，繞着場子走了一匝，把式場四面的人叢裡响起春雷也似的采聲，簡直是驚天匝地了！

就在衆人嘆爲觀止，采聲不絕的時候，人叢的東北角突然呼呼幾响，飛出幾塊三角石子來，這些石子發得不斜不歪，拍拍連聲，打中竿身，那支竹竿能够直立不仆，除了史劍虹本人用「千斤墮」本領之外，不過是一種平衡的力量，可是竿身一受打擊，情形便不同了！竹竿當堂一歪，竿頂的史劍虹

立即存身不穩，飛跌下地！看熱鬧的人無不大驚失色，嘩然大叫！以爲這一個賣解的女子，由竿頂摔下來，縱使不肝腦塗地，也要筋斷骨折！

好一個史劍虹，却是不慌不忙，他身離竿頂落下時，雙手倏的一伸，向着地上一撑，砰砰兩聲，居然由地上一個倒豎蜻蜓，翻起身來，夷然無損，狄鵬舉變了面色，學女子嬌嗔的腔音，喝道：「那一個這樣無恥，拋磚弄石，暗裡傷人，有種的滾出來，姑娘跟你決個高下！」

話剛說完，人叢响起一陣哈哈狂笑來，聲如洪鐘，看熱鬧的人吃驚不小！笑聲歇處，走出一個滿面鬍鬚，身材高大的蒙古人來，頭戴反毛皮的破帽，身穿羊皮褲襖，敞開胸脯和肚子，一派無賴神氣，這蒙古人不用說也是呼倫齊了，他裝出北京城混混兒（即是流氓地痞）的口吻，先在鼻孔裡重重的哼了一聲，然後說道：「不知死活的小狗男子，這裡不是天橋，你却來舖設把式塲子，我來問你一句，你們拜過龍頭沒有？」

「龍頭」就是主管，史劍虹冷笑一聲道：「北京城是天子脚下，有王法的地方，咱們賣賣把式，賺幾個錢不應該嗎？又不是拐騙偸盜，要拜甚麼龍頭？你如要勒索財物，也得要看看人，我們雖然是外來生客，也不容易欺負哩！」呼倫齊勃然大怒，破口駡道：「不知天高地厚的賤丫頭，跑江湖規矩也不懂，吃我一拳再說！」話未說完，身形一幌，呼呼兩掌，居然使出劈掛掌法，照準史劍虹面上摑到。

史劍虹不慌不忙，他的身法輕盈如燕，呼倫齊的掌風剛才一响，小英雄已經使出「柳葉穿花」掌法，左手向上一抬，接着曲起手肘，一記「橫擺千金」，撞向呼倫齊的右肋，呼倫齊叫了個好字，霍

地吸胸凹腹，用個「逆水行舟」，上半身退後半尺，下半身紋封不動，躲開了這一記「肘底鎚」，雙掌倏的一提一翻，用了招「韋陀捧杵」，猝撞史劍虹的面門，這一招十分猛辣，史劍虹縱步旁竄，呼倫齊使出「金剛掌」法，呼呼呼，連劈三掌，史劍虹似乎吃不住對方這樣沉重的掌力，連連後退。

狄鵬梟看見史劍虹落在下風，（這下風是裝出來的）倏地扭身一竄，搶到呼倫齊的背後，用了個「倒騎龍」，一拳揮出，直搗呼倫齊後腰「伏兎穴」，呼倫齊叫了聲：「來得正好！」左手一招「登山望月」，擊向史劍虹的胸口，底下倏的踢出一腿，橫掃狄鵬梟的下路，這下以攻應攻，狄鵬梟只好收招竄向旁邊，呼倫齊以一敵二，拳掌並用，虎虎生風，史凌霜高聲叫道：「各位兄弟！咱們一齊上前打他！」其餘五人一窩蜂般向前，呼倫齊一聲口哨，人叢裡錯錯落落的，鑽出一二十個蒙古人來，個個歪戴皮帽，捋袖攘臂，加入戰團，刹那間人影來往，拳脚如飛，人叢裡有人大叫：「不好！快報官去，不然的話，恐怕鬧出人命哩！」

那少年公子起先看史劍虹跟呼倫齊比武，看得眉飛色舞，興高釆烈，不住的拿摺扇拍打掌心，等到混戰羣毆之局已成，這少年公子不禁大驚失色，連連倒退，那幾個跟隨立即圍了上來，羣星拱月也似的圍繞着他，鬥到分際，女扮男裝的凌雲燕跟一個假扮無賴的蒙匪扭打，這蒙匪使出摔角手法，左手一穿，肢窩一夾，箍住了凌雲燕的頸背，要用摔角裡面的「攀雲絞」，逼凌雲燕跪下，叫她屈膝就範，那知道凌雲燕把腰身一躬，使了一着武當長拳裡的「霸王扛鼎」，運用後背一撞，把那蒙匪撞得兩脚離地，砰砰兩聲，竟將他的身軀翻了過來，逕自向那少年公子的跟前，直甩過去！

果然不出所料，那少年公子正是乾隆皇帝的十公主，她雖然是女子，却最喜歡穿了男裝，到街上

趁熱鬧，今天看人家賣把式，那知橫禍飛來，打架的人竟會撞向自已身上，十公主不禁玉容失色！那幾個跟隨全是駙馬的下人，急不迭忙的伸臂阻攔，誰知道這蒙匪的身體十分肥胖，足有一百五十斤重，他被凌雲燕借力使力，翻了一個跟斗，撞過來的一股力道，何等勁猛？豈是這兩名豪奴可以抵擋得來？只聽見撲通咕冬幾聲，三個人撞在一起，這兩個下人仆跌在地，做了那蒙匪的肉墊，給對方水牛似的身軀，壓得哎呀的亂叫！

這蒙匪給凌雲燕擲出去，雖然給肉屏風擋住，沒有受傷，却也跌得渾身疼痛，他一骨碌由地上跳起來，氣得紅了眼睛，不管三七廿一，伸出蒲扇也似的大手來，劈胸一把，抓住了十公主的胸口，罵道：「臭小子！打架有甚麼好看？累得太爺跌了一交，吃我一拳！」這蒙匪伸出油砵也似的拳頭，就要向十公主劈面打去，十公主魂飛魄散，叫道：「哎呀！救命！」

就在那蒙匪的拳頭，將落未落的時候，凌雲燕一個飛身撲過來，反手一抓，使了着武當擒拿法，「金龍現爪」，五指一攏，扣住了那蒙匪的肩環骨，這假扮無賴的蒙匪吃凌雲燕這一揑，登時疼入心脾，他立即放鬆了抓住十公主的手，橫肱掩胸，一記「肘底鎚」由腋底撞了回來，凌雲燕變招快捷已極！陡的伸出右足，向對方脚下一勾，這蒙匪撲通一响，爬倒地上，跌了個狗吃屎，凌雲燕叱喝一聲道：「欺負不懂武功的人，羞也不羞！」騰的一腿，把他踢得骨碌碌的，滾出七八步外！

十公主驚魂乍定，她是乾隆皇帝的女兒，金枝玉葉，那曾受過人家這樣的侮辱？不禁大怒起來，向左右跟隨喝道：「這些無賴在駙馬府邸門前打架，成何體統？快報官去拿他！」那一班混混兒聽了報告官府拿人這六個字，個個嚇得筋骨酥軟，再也不敢跟這班賣武的少年男女打架了，個個回過身來



凌雲燕把蒙古大漢摔跌在易釵而弁的十公主跟前。

來，撒腿便跑，呼倫齊看見部下星散，他也無心戀戰，虛招一拳，跳出圈外，罵道：「臭小子！今天便宜了你，改天找你算帳！」一溜烟也似的，跑得沒影無踪！

大家看到這裡，想來明白這齣街上打架的好戲，正是金弓郡主錦囊妙計之一，安排好一切方才上演的了！假扮無賴頭子的呼倫齊一走，好戲立即收場，凌雲燕上前向十公主拱手道：「多煩這位公子爺喊官差來，解了我們兄弟的厄困，小人在這裡有禮！」她本來是女扮男裝，俊俏風流，十公主不禁面上一紅，吶吶說道：「那裡話來？如果不是閣下援手，小生恐怕要受無賴之辱！」她忽然想起一個主意，向左右跟隨道：「你們過來，把這幾位少年英雄，一併請進駙馬府去！」說着頭也不回，返進府裡不提。

史凌霜、凌雲燕幾個少年男女，怔怔怔的站在當地，現出手足無措的樣子，那幾個跟隨滿面陪笑的過來，說道：「爺，請進去吧！」史凌霜茫茫然問道：「你家少主人是做大官的嗎？咱們這些跑江湖，賣把式的粗人，怎配進駙馬府？」一個跟隨笑道：「老兄交了好運氣！實不相瞞，剛才那位公子爺，正是當今皇上的十公主哩！」史凌霜裝出大驚失色的樣子，叫道：「哎呀！我們眞是失敬！」跟隨笑道：「十公主請你們進府，這是你們幾生修到的福氣，請進去再說吧！」這班少年男女活現出受寵若驚的樣子，怯生生的跟着隨從入內，看熱鬧的人一哄而散！

駙馬爺是由皇帝御賜宅第的，乾隆帝一向疼愛十公主，何況女兒所對的親家翁又是寵臣和坤的兒子呢！所以豐紳殷德這一座駙馬府，當眞是金碧輝映，極盡人間富麗，史凌霜一班人進了客廳，侷促地坐下來，過了半晌，屏風後環佩响處，穿着旗裝的十公主，由兩名侍女陪伴着，走了出來，正是剛

才的少年公子，不過裝扮不同罷了！史劍虹兄妹向管、桂等人一使眼色，七位少年英雄齊齊站起身來十公主笑說道：「列位壯士不用多禮，大家平身落坐吧！我最怕別人拘束客氣！」

史劍虹暗暗稱奇，估不到乾隆皇帝竟然有這一個性格豪邁的女兒，大家告罪落坐，十公主首先問了各人的身世來歷，史劍虹兄妹在進入駙馬府的時候，已經編了一套故事，便照着向十公主說了，他們說自已是被黃河大水毀掉家園的，沒有田地養活，只好流浪江湖，賣幾套把式來餬口，十公主深信不疑，說道：「剛才我看了各位的本領，跟天橋賣武人要的把式截然不同，完全是眞武藝，列位有這樣的武功，不去報効朝廷，博個封妻蔭子，功名富貴，當眞是十分可惜哩！」史凌霜道：「公主說得很對，可是咱們這些江湖漢子，連進武塲考試的份兒也沒有？官老爺也瞧不起我們，怎樣報効朝廷呢？」十公主沉吟半晌，方才說道：「我已經替你們想過，你們四個女的不如就在駙馬府留下來，暫時委屈一點，做我跟前的侍女，至於三位壯士，身懷絕技，我可以引見你們給中堂大人，做中堂相府的侍衞，只要中堂大人賞識提拔你們，豈不是可以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不知道你們願意不願意？」史凌霜等人一聽，正中下懷，大喜說道：「多謝公主栽培，我們粉身難報！」

由這天起，史劍虹、狄鵬舉、管寒溪、凌志輝四個假扮巾幗女兒的少年壯士，就在豐紳殷德駙馬府住下來，做了十公主身邊的侍女，史凌霜、桂月娥、凌雲燕這幾個易釵而弁的英雌呢？她們在駙馬府住了三天，便給十公主吩咐豐紳殷德，把這三個人帶到和坤相府裡，原來這一位十公主，自從親身經歷過和相府賀壽行刺，那一齣奪魄驚魂的好戲後，她已經隱約覺得自已的家翁和坤，位高勢危，尤其是近幾年來，搜刮民脂民膏，勒取百官孝敬，過於貪酷，變了民怨沸騰，連朝廷上的王公大臣，也

有許多瞧不過眼，不過仗着皇帝寵信，無可奈何罷了，換句話說，十公主明白和坤父子樹立了不少仇人，自已站在媳婦地位，又不能够直言勸諫，只好給他物色有本領的人，做和坤父子的保鏢侍衞，那知道這樣一來，反而着了金弓郡主的圈套！孟絲倫第一個錦囊妙計，已經收到奇効！

再說史存明這一班人，躲在龍泉寺的藏經閣裡，不經不覺過了五天，他們晝伏夜出，史存明夫婦接到呼倫齊的音信，史劍虹兄妹等七人已經混進豐紳殷德的駙馬府，衆俠不禁大喜，異口同聲說道：「孟郡主果然好計，咱們第一步計策成功，可以進行第二步計策了！」

金弓郡主說道：「大家且慢高興，咱們的事還不到一成呢？現在還要另出主意，要乾隆皇帝親自到和坤相府裡，咱們便可以向他們君臣來一個大進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給他一個措手不及！」大家立即沉默下來，因爲照清朝的法度，一個皇帝決沒有到臣子家裡的理由，除非是有特別重要的事！孟絲倫看見衆人沉吟不語，笑道：「我來問你一句，時至今日，乾隆皇帝最顧忌的是那一個人，是那一件事物？」

岳金楓搶着回答道：「乾隆這人陰沉深鷙，除了已經死掉的皇太后之外，還有那個人叫他害怕？除了雍正先皇帝那一道遺詔之外，還有甚麽叫他害怕的事物？」金弓郡主笑了一笑，說道：「岳大哥說得對，可惜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皇太后已經死了，就算是有雍正帝的遺詔，那一個敢批皇帝老佛爺的逆鱗？一張白紙黑字的死人詔書，乾隆會害怕嗎？所以我可以說一句，現在乾隆最顧忌的，就是我們這一班人，最害怕的，還是落在我們手裡的一道密詔！」

她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大家不禁爲之恍然，鐵簑眞人開口說道：「孟郡主的話眞是一針見血，乾

隆皇帝最顧忌的，還是落在咱們手裡一道密詔，不過這跟我們要騙乾隆到和坤家裡這一着，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哩！」孟絲倫笑道：「怎的風馬牛不相及？聽我說吧！」她低低說了一陣，史岳等人不禁眉飛色舞，連聲叫道：「好計！咱們就這麼樣！」大家決定依計行事不提。

再說閣老大臣劉鏞，自從受過史存明恐嚇之後，已經無意宦途，心灰意冷，再經過皇太后離奇病死，劉鏞的爲人雖然庸碌，也覺得事情大有可疑，宮闈裡黑幕重重，不足爲外人道，他決意上疏乞休，效法當年的陳閣老，退隱林泉，不再在京城躭驚受怕了！且說劉鏞這天晚上，過了二更多天，兀自不曾睡覺，正在書房裏起草奏章，告老歸田，正當他筆落似蠶聲的時候，燭影陡的一晃，一條黑影穿窗直入，站在劉閣老的書案旁邊；劉鏞出其不意；當堂嚇一大跳！

他連忙回過頭來；看看這不速客是誰；那知一望之下；當堂嚇了個魂飛魄散；原來今夜來的不是別人；竟然是史存明，劉鏞一見了天山大俠，暗裏叫道：「苦也！姓史的三更半夜來找我，不知又要出些甚麼花樣！」史存明這回沒有拔出寶劍，滿面笑容，說道：「劉閣老，不見了幾個月，你老人家可好啊！」

劉鏞連連擺手，說道：「史大俠，不要再跟老夫開玩笑啦！老夫明天早朝，上疏乞休，不再是閣老大臣哩！」史存明哈哈一笑道：「劉閣老，你明天退休嗎？那是明天的事，今天晚上，我跟你說幾句話！」他說着拉了一把椅子，就在劉閣老對面坐下來，史存明正色說道：「劉閣老，上一次我到來給你看陳世倌的族譜，這一次來，我再給你看一件重要的東西！」天山大俠說着伸手向懷裏一探，取出乾隆帝在西天目山太元洞書寫的詔書來，攤在劉鏞的面前，冷冷的說道：「劉閣老，你的眼睛只

管看，念它一遍，倘若你的手動一動這張詔書，我史存明可不跟你客氣，馬上一劍揮落，砍掉你的腦袋！」

史存明這樣一說，劉鏞馬上打個寒噤，他把乾隆手寫的密詔念了一遍，矍然說道：「哦！皇上原來沒有忘記自已是漢人，要恢復大漢的江山！」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點點頭道：「我明白了！皇上這次由江南回京，怎的會下詔恢復漢家衣冠朝儀，可惜被皇太后攔阻，功虧一簣！」劉鏞只說了這兩句話，慢慢抬起頭來，說道：「史大俠，老夫在這裏向你說幾句不中聽的話，明祚已經覆亡，大清國運昌隆，當年的平西王吳三桂，兵多將廣，尚且成不了事，何況你們區區幾個人，要想隻手挽回乾坤，譬之精衞啣石，恨海難填，徒苦生靈罷了！」劉鏞說的是康熙初年，三藩之亂，吳三桂聯合尙耿二王反清失敗的故事，史存明點了點頭，說道：「劉閣老，你這幾句話很對，滿清氣運正隆，咱們決然成不了事，我要拿這一道秘密詔書，跟皇上做一宗買賣！」

劉鏞怔了一怔，問道：「哦！是甚麼買賣呢！」史存明面孔一沉，說道：「皇上寒盟背約，這也罷了，可是咱們這一班人，老遠的由西域跑到中原；白白奔波一場，毫無所獲，這個損失要皇上賠償；劉閣老；你明天早朝時告訴皇上；拿一百萬両銀子；來換這詔書吧！」他說着把詔書捲起；劉鏞戰兢兢道：「這個；這個；這個我怎樣告訴皇上？」

史存明哈哈笑道：「這個十分容易；劉閣老；你不用怕；皇上必定肯拿一百萬両銀子交換這道密詔的；你告訴他；第三天的晚上；請老佛爺到和中堂的相府；咱們自然會出頭跟他商量；皇上如果不弄詭計；咱們決不傷損他一毫一髮；叫他放心便了！好！再見！」天山大俠倏的一幌身軀；燭影搖

處，已經穿窗而去，沒影無踪，只聽見遠處傳來一聲聲的更柝罷了！

劉閣老隔了好久，心裡方才定了下來，他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姓史的，你眞的愚公移山，愚不可及！」他索性把紙筆一推，暫時不寫告老退休奏章了。到第二天早上，劉鏞循例早朝，朝罷之後，他向乾隆帝說道：「陛下！微臣還有要事待奏！」乾隆點點頭說道：「好！卿家到文華殿吧！」半個時辰之後，乾隆帝果然坐在文華殿，劉閣老便把史存明昨天晚上的話說了，皇帝勃然色變，說道：「卿家所言，可當眞嗎？」劉鏞嚇得心驚胆戰，跪地叩頭如搗蒜，顫聲說道：「微臣有幾顆腦袋！胆敢欺騙皇上？」

乾隆帝仰天呵呵大笑道：「一百萬両銀子，一百萬両銀子！哈哈哈！」笑聲充滿冷峭，劉鏞渾身發抖，伏地不敢仰視，乾隆笑了一陣，喝道：「董開甲，你進來！」大內侍衛領班董開甲應聲入殿，乾隆把手一揮，說道：「董領班，你帶劉閣老出去吧，好好的服侍他回家，劉閣老年高德邁，可要小心一點，知道沒有？」董開甲道：「奴才遵旨！」

可憐的劉閣老，他還不知道乾隆帝說這幾句話，即是叫董開甲送了他的性命，滅掉生口，劉鏞兀自爬伏在地，不敢起來，口裏連連說不敢當，董開甲眉毛一揚，伸出粗壯的手掌來，就要運足黑沙掌的氣勁，照劉閣老後腦一掌按落，也是他庸人多厚福，命不該絕，和坤相國恰好在這時候，匆匆的進入文華殿，氣吁吁的說道：「陛下！微臣有要事奉奏！」

第五十九回：禁院重重伏喇嘛

乾隆面色微變，說道：「甚麼要事？這樣大驚小怪！」和坤望了劉鏞一眼，說道：「皇上請退左右，微臣直陳便了！」乾隆方才把殺劉鏞的心消弭，溫顏向劉閣老道：「恕你無罪！回家去吧！」董開甲明白皇帝的意思，收了掌勁，任由劉鏞叩頭退出，和坤看見文華殿內沒有別人，方才由袍袖裏取出兩張帖子來，說道：「皇上請看！」

皇帝一看這兩個帖子，是尋常的花箋，乾隆是個風流天子，幾次巡遊江南，一望而知，是召喚妓女的箋紙，上面寫了幾行端正楷字，內文竟是：

恭請大淸皇帝弘曆：

汝欲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不欲海寧陳氏身世，洩於外人，此易事耳！三日晚上，御駕光臨中堂相國和坤府邸，以一百萬両白銀，即可從心所欲，居庸關上，汝亦曾許此諾，從此永息干戈，不亦佳乎？

民女孟絲倫凞沐百拜

乾隆一見了這帖子，氣得說不出話！金弓郡主把召喚妓女的箋紙寫字給自已，分明把自已萬乘之尊，當做妓女！侮辱之至！最氣人的，還是直寫自已御諱名字，要知道專制時代，皇帝的名字一向不准官員庶民書寫，倘若有違犯的，那就是大大的不敬！重則抄家，輕則斬首！孟絲倫公然寫出自已的

名字來，乾隆氣得面上靑一陣，紅一陣，嘿然半晌，方才向和坤問道：「這兩張無頭帖子，你由那裏得到？」

和坤何等機伶，一看見皇帝神色不對，立即爬倒在地，叩頭說道：「奴才罪當萬死！這兩張帖是在奴才後花園發現的，不過小不忍亂大謀，皇上何必中了這些叛逆的激將圈套呢，沉着應付爲上！」乾隆帝點點頭道：「卿言深得朕意，朕是萬乘之尊，叛逆是亡命之徒，何必跟他同一見解，三日之後，朕微服降臨到卿府上便是！」和坤唯唯諾諾，乾隆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朕幾乎忘記了，你家裏有密室沒有？」和坤急不迭忙的回答道：「有有！微臣在幾年前，已經僱了巧手工匠，造了三間密室，皇上御駕到微臣的家裏，決保安全，不用怕叛逆哩！」君臣兩人在文華殿裏秘密商量了一個多時辰，方才興辭而別。

日子很快的過去，有話便長，沒話便短，不經不覺過了三天，在第三日淸晨，乾隆皇帝穿了普通衣服，和雍和宮新冊封的活佛霍都巴罕，總護法尼堪布兩人，輕車減從，悄沒聲息的到了和坤相府，這天午後，雍和宮的喇嘛絡繹進入相國府邸，嚴密佈防，和坤還下了一個命令，相府上下人等，這一天十二個時辰內，絕對不准踏出府門半步，如果有違反命令的，立斬無赦！這樣一來，相府裡人人自危，表面上平靜如常，其實包藏了重重殺機，舉個譬喻，好比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這一邊龍泉寺的藏經閣裡，也是人影幢幢，金弓郡主和衆英雄席地坐下，商量今天晚上進攻和相府的一切，孟絲倫把史凌霜三人傳遞出來的相府地圖，細心研究，那一處可以放火，那一處可以撤退還有那一個角落可以埋伏，她在指派人時，完全用筆寫字，代替言語，大家看了默默記在心裡，一到

了二更天，這班男女英雄陸續出了藏經閣，一個 個人影像飛鳥也似的，向和相府進發。

再說和坤的相府裡，一到天色入黑之後，燈昏火暗，乍眼看來，彷彿沒有半點防備，其實負責埋伏的喇嘛和武士，星羅棋佈，眞個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所有下人完全龜縮在屋子裡，連更夫也停止活動了，不經不覺，到了三更時分，相府後花園的牆頭上，突然飄晃晃的，落下兩個黑影來，輕如棉絮，着地無聲，恰好這一段牆壁下，埋伏着兩個武士，一看見人影落下來，不由分說，由暗陬裡一躍而出，手起刀落，猛向來人砍去！

那知道他們這一砍之下，立即上了大當，這兩個黑影一挨刀鋒，竟然像氣球也似的，向後直蕩開去，接着絲絲幾响，兩人身上射出飛針來，那兩個冒失鬼武士，慘號一聲，撲通咕冬，倒在地上，連滾幾滾，便自嗚呼送命！那兩個人影呢？也飄飄晃晃的仆倒，這一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相府花園裡一聲哨子响，假山花砌，凉亭水榭各處現出十多個武士來，松燎火把也一支支的亮起來了！大家細看那兩個武士的致死原因，不禁嚇一大跳！

原來剛才飄下來的兩個黑影，不是眞正活人，竟是兩個鯊魚皮製造的假人，四肢具備，心粗的人在暗影裡望見，便把它當做眞人罷了！這兩個假人怎會殺死武士呢？原來假人腦袋裡面，安裝了一副彈簧，彈簧絲夾着一種見血封喉的毒藥飛針，這兩個武士的刀一斫在假皮人身上，彈簧受了震動，毒針便由皮人的口眼裡，迸射出來，這兩個武士也是合該倒運，做夢也想不到皮人竟然會發射暗器，全無防備之下，給毒針射個正着，嗚呼哀哉！

金弓郡主這一下假皮人殺眞武士的手法，眞正是先聲奪人！後花園裡立時起了一陣騷動，那些武

士有的搖頭，有的怒罵，正在亂得不可開交，剛才吊落皮人的牆頭上，突然撲撲兩聲，又落下兩個人影來，這些武士變了驚弓之鳥，以爲又是催命奪魄，可以發射毒針的皮人，急不迭忙的抽身後退！

誰知道這次跳下來的却是眞人，一男一女，男的猿肩鳶背，女的體態豐腴，兩個人的頭上完全戴着灰暗暗的牛皮面具，衆武士嘩然大叫，蜂湧上前，那男的舉手一揚，一股無形氣勁直推過來，竟把最前排的三四個武士撞得不由自主，踉踉蹌蹌，倒退了六七步，他仰面一聲洪笑說道：「我是到來向皇上收一百萬兩銀子的，那一個敢阻攔，你們想是不要腦袋了啦！」

這時候麕集在花園裡的相府武士，足有二十多人，一聽來人這般口吻，失聲叫道：「哎呀！來的是史存明！」「女的是那一個！是金弓郡主嗎？」果然不出所料，這一男一女正是史存明和孟絲倫夫婦，史存明一現身，便用三陰滅陽掌勁，給衆武士一個下馬威，他這樣的一說，那些武士又羞又怒，上前交手不敢，不阻攔嗎？却又不是！正在尷尬無比之際，花園的另一角，走過兩個紅衣喇嘛來，朗聲說道：「皇上有旨，傳史大俠夫婦謁見，一切人等，不得阻攔！」衆武士一聽之下，哄然散開，個個退向先前埋伏崗位去了。

那兩個喇嘛身穿大紅袈裟，頭戴金邊的毘盧帽，可見是雍和宮裡職位極高的人物，史存明向他單手致敬道：「有勞！請大師引路吧！」這兩個喇嘛倒恭恭敬敬的一合什，方才回身帶路，一行四人走過了假山水榭，涼閣樓台，史存明眼光銳利，看出和相府每一個角落，都埋伏了武士，刀光人影，隱約可見，他向孟絲倫笑了一笑，一切不出自己所料！不過他們身臨虎穴，全是有備而來，當然是無所畏懼哩！

行行重行行，兩名紅衣喇嘛引着史存明夫婦，穿過六七重樓閣，不經不覺到了相府內院，這是和坤妻妾女眷居住的地方，花木扶疏，檀香嫋嫋，每一座院落精舍，都是倣傚江南水榭名園的格式，玲瓏剔透，天山大俠看在眼裡，暗歎奸相和坤，眞是窮奢極侈，看來古時豪富的鄧通石崇，不外如此罷了！史存明正在感慨萬端的時候，兩個紅衣喇嘛走到一座月洞門前，門口刻着「漪瀾堂」三個篆字，他們陡的站住脚步，用手指指門內，向史存明說道：「皇上就在裡面！賢夫婦請進去吧！恕怪貧僧不奉陪啦！」

史存明答了個好字，邁向月洞門前，他倏的身子一翻，肩頭幌處，猿臂一伸一縮之間，左掌按住了一名喇嘛背心的「闕里穴」，右手捏住一名喇嘛腰後的「鳩尾穴」，按說這兩個紅衣喇嘛武功也非泛泛，怎的會被史存明雙掌一揮之間，拏了穴道，原來天山大俠用的是地缺翁圖譜裡面的「奇門五行」轉身法，身子在一幌動之間，已經繞着兩喇嘛的身邊，轉了五個圈子，其疾如風，一股極强的旋轉力，把這兩個紅衣喇嘛一牽一引，不由自主的跟着打圈，史存明雙掌齊出，當然是從心所欲，按住二人的穴道了！史存明剛才一出手擒住兩名喇嘛，一條頎長人影，刺斜裡呼的一响，挾着兩團栲栳大的黃光，逕向史孟夫婦頭頂擊到！

天山大俠哈哈一笑，他把抓在手裡的兩名喇嘛，老鷹攫捉鷄鶵也似的，刷地甩起，向那兩團黃光一迎！撲過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總護法尼堪布，那兩團黃光正是他的銅鈸！尼堪布看見史存明拿人來擋自已的雙鈸，不禁嚇一大跳，連忙扭身一幌，把劈下來的兩面銅鈸，硬生生的撤回，史存明再向這兩喇嘛的「笑腰穴」一點，兩喇嘛痕癢交迸，忍不住呵呵大笑！

原來武家點穴裡面，除了死、殘、痳、啞、咳五種穴道之外，還有一種穴道，名叫「笑穴」，人身上的笑穴共有兩處一名「笑腰」，是在肺兪之下，一名「公孫」，是在左脚脚底，不過點笑穴的手法，十分特別，不能够憑手指點，只可以拳曲中食二指，用鷄心錘打穴，而且吐力用勁，更要輕重勻循，一個不巧，便要叫對方受內傷，狂噴鮮血而亡，所以一般武林高手，不是自信本領到了爐火純青境地，決不敢點對方笑穴，史存明一點了兩喇嘛的笑穴，他們手脚亂掙，哈哈狂笑，笑得十分難堪，尼堪布看在眼裡，眞正是啼笑皆非之至！

史存明看見尼堪布尷尬的樣子，心裡十分痛快，不過他明白挖苦對方，要有一個限度，如果再開玩笑下去，番僧老羞成怒，事情就要兩樣，天山大俠駢指一敲，點了兩名紅衣喇嘛的暈眩穴，笑聲立即停止，他把兩喇嘛向地上一推，喝道：「大和尚！皇帝是不是在漪瀾堂裏！他準備好了一百萬兩銀子嗎？快說！」尼堪布在雍和宮裡是總護法，地位十分崇高，史存明是幾句話簡直把他當做厮役下人，番僧不禁無名火高三千丈！可是他想起皇帝的旨令，只好忍氣吞聲道：「老衲是出家人，不管銀子的事，你們要見皇上，請進來吧！」

天山大俠夫婦看見尼堪布說了一個「請」字，幾乎笑出聲來，他們兩個伸手向面一抹，摘下面具，史存明向尼堪布道：「大法師，你進去告訴皇帝，我史存明自從經過北海白塔那一次教訓之後，對皇帝說的話半句也不信任，焉知裏面有沒有石灰包？請皇上走出院子對話吧！有大法師在這裏，我們難道還傷得了皇上一毫一髮？」他這幾句話冷嘲熱諷，把尼堪布說得面皮火辣辣，番僧肚裏暗暗咒罵：「很好！任憑你狡猾似狐狸，哼哼，看看你們夫婦兩人，能不能够脫出天羅地網！」

尼堪布一聲獰笑，收回銅鈸，翻身進入漪瀾堂裏，這漪瀾堂本身，不過是一座兩層高的閣樓，樓內沒有燈火，黑影沉沉，尼堪布進去不久，樓上燈火陡然明亮，八扇樓窗大大的打開來，乾隆皇帝跟和坤兩人，並肩站在窗口，和坤向下面大喝道：「姓史的，你見了老佛爺，怎的還不下跪！」

史存明並沒有回答和坤這句話，只在鼻孔裏哼了一聲，他看看閣樓裏的乾隆和坤，正正是他本人，並沒有像過去幾次那樣，用替身來瓜代，他向孟絲倫使個眼色，金弓郡主高聲大叫道：「弘曆，你違背了西天目山的盟約，就算你再做皇帝一百年，天地神靈自然會把你收拾，你在西天目山寫的詔書，我們決定不要啦，你可要拿兩件東西交換！」乾隆帝怔了一怔道：「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說要一百萬兩銀子嗎？怎的節外生枝，又要別的東西交換？」

孟絲倫笑說道：「咱們這一次到來，等如交易買賣，可以隨意增減，說一句老實話，你今天晚上除了交出一百萬兩銀子之外，還要一個人的腦袋，這就是和坤的首級！」乾隆一聽之下，馬上勃然變色，破口罵道：「混帳！」

史存明朗聲說道：「皇上有所不知道了，這和坤在朝上是一個大大的奸臣，他好比唐朝的楊國忠，北宋的蔡京高俅，南宋的秦檜賈似道，明朝的嚴嵩魏忠賢！皇上這幾十年以來，一心一意的寵幸和坤，貪汚搜刮，賣官鬻爵，弄到天下沸騰，萬民怨憤，皇上別以爲他對你吹拍奉承，是個好人，祇要看看他相府裡面那一座藏寶樓，奇珍玩好，搜羅之富，就是皇宮內庫，也是望塵不及！如果皇上不把他殺掉，宋明亡國慘史，就要出現眼前，總而言之，今天晚上咱們到來，第一是要一百萬兩銀子，第二就是要和坤的腦袋！」

和坤聽了這幾句話，氣得身子像篩糠也似的亂抖，連聲大叫道：「老佛爺！快快，快下旨捉拿這幾個無法無天的叛逆……」乾隆扯了一扯他的衣角，低聲喝道：「不要亂說，朕有主意！」又向樓下說道：「你們這班叛逆，無法無天，要朕擅殺大臣，貽笑天下，當眞……」孟絲倫不等乾隆帝把話說下去，立即截住他的話頭，叫道：「弘曆，擅殺一個大臣，就要貽笑天下，那麼用天多水毒死皇太后的，就是天下第一孝道了！是與不是？」

乾隆勃然大怒，用手一拍樓欄，罵道：「胡說八道！荒唐混帳！」和坤在旁邊叫道：「姓史的，你別以爲本領高强，就可以任性縱橫，予取予携，你要一百萬兩銀子，老佛爺可以給你，可是你別要在皇上面前，多說其他廢話，喂！一百萬兩銀子可不少哇！你們怎樣拿得動？」和坤這話端的不錯，從前的銀子是用紋銀，拿「両」做單位計算的，小元寶是五両十両，中元寶每隻廿五両，大元寶每隻五十両，單單是一萬両銀子，大元寶就有二百隻，一百萬両銀子，合共大元寶二千隻，沒有四五十輛馬車，別想裝完，孟絲倫冷笑道：「和中堂，單單是你相府藏寶樓的地窖下面，所收藏的黃金，也不止一百萬両啦！你要老佛爺做太平天子，先把你地窖的金子拿出來吧！」

和坤聽了面上一紅，閣樓下面隔扇開處，人影一幌，走出一個頭如笆斗，身子瘦長如竹篙的喇嘛番僧來，這喇嘛身穿鏤金線的大紅袈裟，怪聲怪氣，用生硬的漢語叫道：「那一個要皇上」百萬両銀子，那一個要中堂相國的人頭？赢得了我活佛一雙手掌，方才可以把銀子拿去！」這個突然出現的，不是別人，正是新近入宮，冊封「章嘉克圖」活佛的霍都巴罕！

史存明孟絲倫一聽了這自稱爲「活佛」的番僧那幾句話，馬上覺得頭目昏眩！不禁大吃一驚！史

存明練過地缺翁的圖譜，知道西藏紅教裡面有一種名叫「阿修羅」的功夫，是密宗的上乘本領，單用聲音也可以叫人神志昏迷，估不到今天晚上居然遇個正着！天山大俠連忙氣納丹田，收攝心神，大喝一聲：「禿驢！班門弄斧！」斷虹劍刷的出鞘，施展雷電披風劍法，「雷霆千鈞」，呼的一劍，猛向霍都巴罕胸口刺去！

霍都巴罕却是捨强攻弱，聲東擊西，史存明抖劍刺來，他祇把袍袖一拂，瘦長影子一下便到了金弓郡主的右邊，左臂倏的一伸，瘦如鳥爪也似的五根指頭，猛向孟絲倫的粉面抓到，這一下疾如閃電，快捷無倫，金弓郡主赫然大怒，施展出飛龍劍法來，「神龍掉首」，長劍一翻，向對方的五指便截，她剛才一出劍，耳邊聽見史存明喊道：「賊禿厲害，硬抗不得！」腰後砰的一响，着了丈夫一下旋風掌，孟絲倫當堂退後四五步，她正要怪史存明多事，說時遲，那時快，霍都巴罕手指一挨孟絲倫的劍尖，金弓郡主全身騰的一震，如同挨了一下無形的千斤鐵鎚，不但手臂酸麻，險些握劍不牢，連右邊肋骨也震蕩得隱隱疼痛，這番僧功力之高，竟然出乎自已意料之外！

史存明一看見霍都巴罕的出手，便知道對方是個厲害對頭，這番僧的功力，不但比起自已會過的癲道姑、寇東萊還要高强，連尼堪布也比他不上！天山大俠恐怕妻子有失，首先用旋風掌推開金弓郡主，接着把斷虹劍一抖，「金蛇萬道」，劍光飛洒，宛如黑夜繁星，亂殞如雨，這正是雷電披風劍煞手神招，霍都巴罕却視若無睹，嘿的一聲冷笑，右手袍袖一拂，左手衣袖往回一拂，好厲害的番僧，居然由兩隻袖管裡，發出一剛一柔兩股力道來，剛勁把史存明劍招擋住，柔勁却吸住他的右半身，往回一扯，史存明幾乎連人帶劍，撞入霍都巴罕懷裏，好在天山大俠也是個身經百戰的人物，他知道

密宗氣功的厲害處，就是可以叫敵人隨已勢而轉動一陷入對方圈子裡，可說有死無生！史存明立即用地缺翁旋風掌身法，刷的一旋，連人帶劍像游魚也似的，掙脫了霍都巴罕內力的牽引，斷虹劍劍鋒一指，「電光三現」，連刺番僧頸後「大椎」，肩後「魂門」，腰後「精促」三處大穴，就像三柄劍同時刺到一般，霍都巴罕的密宗內功雖然練到一流境界，普通刀劍傷害不了！不過斷虹劍是斬金削鐵的神物，番僧不能不存心顧忌，祇見他瘦長的身子一挫，滴溜溜的一個旋身，把史劍虹一招三式的刺穴法，齊齊避過，而且在轉身的刹那，反過衣袖一甩一股極强的內勁，把史存明逼得退出三四步遠！

金弓郡主驚魂甫定，一聲嬌喝，飛身上前，使出飛龍劍法來，嗤嗤兩劍，「蒼龍歸海」，「潛龍升天」，連刺霍都巴罕身上要害，史存明的雷電披風劍也連連催動，迅若風雷，夾輔而攻，本來他們夫婦兩人的劍法，各擅勝場，智禪上人當年的雷電披風劍，是以迅速狠辣爲主，飛龍大師的飛龍劍法却是以飄忽輕靈見勝，不過孟絲倫的武功造詣，跟史存明不上，變成强弱懸殊罷了！可是天山大俠夫婦二人聯起劍來威力非同小可，霍都巴罕祇用兩隻袍袖透出密宗氣勁，彷彿不用雙手，或剛或柔，時捲時直，比起有兵刃來，還要厲害得多，三個人在滴瀾堂前，走馬燈也似的，鬥了三四十合，不分勝敗！和坤不禁大喜叫道：「皇上！活佛的本領果然高强，咱們今後可以高枕無憂哩！」

那知道他這一句得意忘形的話還不會說完，相

岳金楓首先衝入樓內，長劍一抖，刺中和坤腰肋，和坤中劍，撲通咕冬，跌倒在地！

府的東西南三面，突然人聲鼎沸，原來幾座樓閣，不知怎的，同時冒出火焰來，這一回起的火是眞火，不是夜行人用松香火粉撒的假火，必必剝剝，劈劈拍拍，焚燒得十分猛烈，在戒備森嚴的中堂相府裏，居然會有四五處房屋齊齊起火，眞正是意料不到！相府各處埋伏的紅衣喇嘛和武士，紛紛現身出來，高聲大叫：「快快救火！別讓火勢擴大！」「一定是有奸細放火！捉拿奸細！」

和坤聽說相府起火，不禁着忙起來，他是個愛財如命的人，俗語說得好，祝融施威，丙火無情，火勢萬一擴大開來，別說自已這座美奐美輪的相府，化爲灰燼，就是藏寶樓裏的珍奇玩好，心血積聚，損毀了一點兒，也叫自已心疼，他也顧不得在皇帝面前失儀了，高聲大叫：「你們這些飯桶，怎的會讓人家混入相府裡，放起火來？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咳！你們祇會吃飯！」話未說完，漪瀾堂瓦面上，一聲長笑，刷刷刷，飛下三個人來，這三人二道一俗，正是岳金楓和鐵簑，銅拂二道，祇一眨眼之間，已經撲入樓窗之內！

乾隆帝十分機警，他在相府人聲鼎沸，喊叫起火的時候，立時知道不妙，馬上離開樓窗，祇有和坤憑着窗檻，發狂也似的亂喊亂叫，岳金楓首先衝入樓裏，他要先斬奸臣，後誅暴君，手中長劍一抖，叫了聲：「着！」刺中和坤腰肋，和坤大叫一聲，撲通咕冬，中劍跌倒在地上！

岳金楓一劍刺倒和坤，以爲這奸臣一定洞胸穿肋而死，那知道大謬不然，奸相雖然跌倒，沒有受傷！原來他們君臣兩人，今天晚上都穿了貼身的金絲軟甲，岳金楓這柄劍如果是史存明的斷虹劍，或者可以貫甲刺入，可是他使的不過是一柄尋常鋼劍，難怪刺和坤不傷了！他不禁勃然大怒，正要一抖寶劍，再刺和坤咽喉，說時遲，那時快！侍衛領班董開甲已經一個飛身撲過來，兩柄虎頭鈎左右一

分，「平分春色」，噹噹兩聲，竟把岳大俠的長劍震盪開去！救回了和坤的性命！

這一邊鐵簑、銅拂兩道人接着衝進，他們看見乾隆帝繞過正中的雲石圓桌，撲向樓角，鐵簑厲聲喝道：「背信昏君，吃我一劍！」就話聲中連人帶劍飛身進刺，冷不防側面呼呼兩響，兩團黃光同時襲到，鐵簑眞人猛覺身上一緊，自已腰身居然給兩塊鐵板也似的東西，夾了一個結實！

第六十回：漪瀾堂雙道濺碧血

原來鐵簑眞人一心一意要追殺乾隆帝，那知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尼堪布恰好閃在一道山水畫屏風的背後，鐵簑眞人剛才連人帶劍縱起，尼堪布已經一陣旋風也似的，由橫裏撲出來，雙鈸一合，竟把鐵簑眞人攔腰合在兩面銅鈸中間，兩脚離地！岳金楓和銅拂兩人一見之下，不禁大驚，異口同聲叫道：「哎呀！」就要飛身撲了過去。

祇聽見鐵簑眞人一聲大喝，白光一閃，宛似驚蛇掣電，射在乾隆帝的身上，接着噹噹兩聲大響，哎喲兩聲慘叫，血花四濺，尼堪布和銅拂兩人，吃鮮血噴了一頭一臉！原來鐵簑眞人被番僧銅鈸夾住，知道十九難活，索性把心一橫，右臂揚處，將長劍脫手飛出，猛向乾隆皇帝背心擲了過去，蒲的一聲大響，扎個正着，鐵簑眞人不禁大喜，以爲自己這一劍能够把乾隆帝刺死，就算是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得回相當代價了！那知道世上的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乾隆帝這次到和坤相府來，除了携帶大批警衛士之外，身上還穿了金絲軟甲，鐵簑眞人這一劍擲中他的背心，祇把數層衣服穿破，却被軟甲擋住，刺不進去，乾隆皇帝分毫無損，尼堪布却趁勢把雙鈸一合，雪亮鈸鋒，硬生生把鐵簑眞人的身體，鋸成兩段，血花四濺！可憐一位武當派的成名劍客，壯志未酬，便喪命在漪瀾堂內！

銅拂道人看見師兄慘死，氣得紅了眼睛，一聲大喝，左手拂塵，右手寶劍，猶如出柙猛虎一般，向尼堪布撲上，岳金楓還要再找皇帝時，乾隆已經跟和坤會合在一處，在董開甲掩護之下躲進密室去

了！這邊銅拂道人拂劍並用，颯颯颯，向尼堪布連施煞手，倏忽之間攻了五招，尼堪布把兩面銅鈸揮舞開來，黃雲舒捲，將銅拂道人的劍夾拂打法，一一卸了開去，岳金楓一聲叱喝，仗劍上前夾攻，他一出手就是連環奪命劍法，劍光夭矯，有如神龍，好一個尼堪布，他使開旋風鈸法，呼呼轟轟，兩扇銅鈸賽同兩面盾牌也似，隨身滾轉，以一敵二，昂然不懼，刹那之間，連鬥二三十合，不分勝敗！

作者現在要話分兩頭，再說活佛霍都巴罕在漪瀾堂前和史存明夫婦相鬥，三個人走馬燈也似的，拆了五六十招，史存明看清楚了霍都巴罕的武功，全是密宗一脈，這派武功另有一番特異之處，不怕對方人多，敵人越多，威力越大，這是爲何？原來「密宗」兩字，講的是「精」「氣」「神」，並不是「勁」與「力」，如果把密宗應用到武功上，祇要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便可以借敵人的勁力，回擊敵人，霍都巴罕初見乾隆帝的時候，能够坐在地上，身形不動，摔跌淸宮十二名一級武士，就是這個道理，史存明知道竅要，他明白不用孟絲倫幫手，祇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儘敵得住霍都巴罕的密宗氣功，史存明向金弓郡主喝道：「娘子退下！我一個人便可以打發這番狗禿驢，你衝進閣樓去吧！」天山大俠知道時機瞬息，如果在這半晌工夫，抓不住乾隆和坤，就要前功盡廢，所以吩咐妻子殺入漪瀾堂裏，幫忙岳金楓鐵簑銅拂三個人一臂之力，金弓郡主恍然大悟過來，虛刺一劍，就要跳出圈外，那知道霍都巴罕倏的一聲怪笑，長臂陡的一伸，抓住孟絲倫的劍身，這一下出手之快，有如雷霆暴起，山洪乍發，史存明夫婦都是出乎意外！霍都巴罕單掌抓住劍頭，祇一吐勁，孟絲倫已感不支，再吃番僧手臂轉動，一牽一引，金弓郡主馬上全身不由自主，逕向霍都巴罕懷裏自行撞進！

史存明不禁大驚，使出「雷電披風劍」的煞着，運劍如風，刷刷刷，一連三劍，劍劍刺向番僧要

穴，霍都巴罕呵呵怪笑，左掌仍然用密宗氣功黏吸之力，按住孟絲倫的劍身，右手舒開袍袖，嗖嗖嗖，連擂三劍，孟絲倫虎口脹痛欲裂，一柄劍燙熱得如同洪爐冶鐵，額角眉心汗珠涔涔滴落，史存明叫道：「不好！」陡的捨劍用掌，先用旋風掌法，刷的一轉，反閃到霍都巴罕的背後，左掌蓬的穿出，這一招是玄玄拳法，名叫「天女橫戈」，砰的打中霍都巴罕肩背「天樞穴」，霍都巴罕雖然練了金剛不壞身法，吃史存明掌力一震，身子也踉踉蹌蹌的，倒退幾步，孟絲倫方才免了奪劍之厄，趁勢一幌嬌軀，竄出兩丈以外！

霍都巴罕估不到史存明對拳脚也有這樣精深造詣，自已成名以來，讓敵人打中身體的，還是有生以來的頭一次！不禁勃然大怒！雙掌一圈，發出一道極强勁的旋轉力來，要把史存明的身體，牽入轉勁中心，史存明却是不慌不忙，施展旋風掌的身法，刷的一轉，要知道地缺翁旋風掌法特異之處，就是不拘由那一個角度方位，都可以翻掌進招，史存明一下攻進番僧內圈，手起一掌，「巧揮五弦」，猛向霍都巴罕的腦戶穴按到！

這一下他用的仍是玄玄拳法，霍都巴罕一聲冷笑，他連頭也不回，袍袖往後一甩，這一招「翻雲覆雨」，恰好跟史存明的右掌接個正着，本來密宗氣功的長處，就是一撞着敵人的勁力，立即吸牢，借力打力回擊對方，那知道史存明陡的掌力一轉，化為「三陰滅陽掌」勁，向外一推，霍都巴罕的身子嗖嗖兩聲，居然被天山大俠拋起六七尺高，連大紅袈裟也抖開來，像一朵火雲，輕飄飄的，向斜刺裏一落。

孟絲倫兩次吃了霍都巴罕的大虧，一肚皮悶氣無從發洩，看見番僧被史存明掌勁直拋起來，雙脚

離地，立即一拉彈弓，刷刷刷，一連串十數顆鐵彈，猛向霍都巴罕身上要害穴道飛到！

霍都巴罕是個何等本領的人物？那怕區區鐵彈，他雖然一下疏神，被史存明的三陰滅陽掌力拋在空中，却是袍襟飄飄，身法不亂，金弓郡主鐵彈飛到，霍都巴罕反過衣袖一拂，他這一拂全是金剛氣勁，那十幾顆彈丸還未打到番僧身上，呼的飛轉，反向金弓郡主身上打到，孟絲倫大吃一驚！好在她的身手還算快捷，一見鐵彈朝着自已飛回，叫道：「不好！」使出地堂功身法來，骨碌碌向地一滾，方才避過這陣反擊彈雨，饒是她躲閃得快，腿脛間也中了兩彈，打得痲辣辣的，霍都巴罕本領這般厲害，眞個把她嚇得魂飛魄散！

史存明一抖斷虹劍，右劍左掌，向着霍都巴罕攻上，他向孟絲倫大喝道：「娘子！快進漪瀾堂去，拿住昏君奸相再說！」金弓郡主一骨碌由地上翻起來，正要向漪瀾堂的第二層閣樓飛身進去，那知道月色下人影一閃，蒲蒲兩聲大响兩個人由閣樓窗扇裡連翩飛出來，如同斷了線的紙鷂也似，摔落院子地上，半下也不能動，史存明夫婦大吃一驚，定睛看時，這兩人原來一個是大內侍衞領班董開甲，一個是武當派名宿銅拂道人，兩人都是眼睛瞪直，口吐鮮血，嗚呼氣絕斃命！

銅拂道人剛才不是在漪瀾堂裏，跟岳金楓夾攻護法大喇嘛尼堪布的嗎？怎的會和董開甲由樓窗裏飛出來，雙雙送了性命呢？原來岳金楓和銅拂二人雙劍並用，精光霍霍，劍花錯落跟尼堪布鬥了四五十合，尼堪布大喇嘛的本領，雖然並不弱過他們，可是岳銅兩人痛心鐵簑眞人的慘死，這一戰居然拚了全力，兩人的劍招都是有攻無守，猛如瘋虎，俗語說得好：「一夫拚命，萬夫莫當」，尼堪布的雙鈸，漸漸左支右絀，招架不住，一步步向那扇畫屏風退去，銅拂道人報仇心切，看見岳金楓的連環奪

命劍法，使了一招「飛瀑怒瀉」，劍光一抖，直抉尼堪布面上雙睛，番僧兩扇銅鈸，却用了着「拔山扛鼎」，封閉自已上路，右肋下却現出空隙來，銅拂道人那肯輕易放過？長劍一指，用了招「樵夫問路」，青閃閃的劍鋒，直刺向尼堪布肋下「太乙穴」，這一招用得十分恰可，眼看就要把他刺個正着，說時遲，那時快，背後呼的一响，兩股金風破刃的响聲，逕向銅拂背心襲到。

襲擊銅拂道人的不是別個，正是淸宮大內侍衞領班董開甲，原來董開甲剛才在漪瀾堂內，跟岳金楓對拆了七八招，兩個都是功力悉敵，旗鼓相當，後來鐵簑眞人慘死在番僧尼堪布雙鈸之下，岳金楓和銅拂兩人敵愾同仇，雙雙撲向大喇嘛尼堪布，把董開甲拋在一旁，董開甲趁勢掩護乾隆和坤兩人，進了夾壁，遁入密室，他再由另一個出口現身出來，看見尼堪布情形危險，立即把虎頭雙鈎向左右一分，用了手「左推右攬」，雙鈎掛向銅拂背心，這是圍魏救趙之着，銅拂好不容易方才得到這個機會，那裏肯就這樣罷手，他右手劍仍舊向番僧肋下疾刺，左手拂塵往回一繞，「雲龍倒轉」，活活兩响，竟把董開甲的雙鈎纏住，一拖一扯，卸向左邊，那知道他這一下疏神大意，沒有把敵人放在眼裏，竟然遭了殺身之禍！

原來高手比武，最忌的是分開心神，同時抵擋兩個敵人，如果對方本領和自已相距懸殊的，自不必說，可是董開甲是淸宮侍衞的領班，他的武功造詣和銅拂道人比較起來，不過是在伯仲之間，董開甲看見銅拂連頭也不回，便用拂塵捲纏自已的雙鈎，陡的想出一條毒計，立即把雙手一放，任由雙鈎叫對方捲了去，董開甲趁勢用「游身八卦掌」絕技，扭身一閃，到了銅拂道人的左肩後，砰的一掌直穿出來，打中銅拂道人背心命門，這一下董開甲用的是「黑沙掌」力，打得銅拂眼前一黑，五臟六腑

猛烈的震動了一下，身子向前面一個踉蹌，攻向尼堪布的劍招呢？也自叮噹兩响，長劍墮地，劍招不解而破。

不過銅拂道人畢竟是武當派有數的名宿，他在中掌負傷之後，幾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功，却在這時候施展出來，銅拂道人强自吸了一口丹田之氣，護住受了巨創的臟腑，刷地回轉身子，左肘一撞，右手翻過肩頭，猛的一抓，這是大擒拿手絕招，董開甲出其不意，吃銅拂一下抓着了左肩井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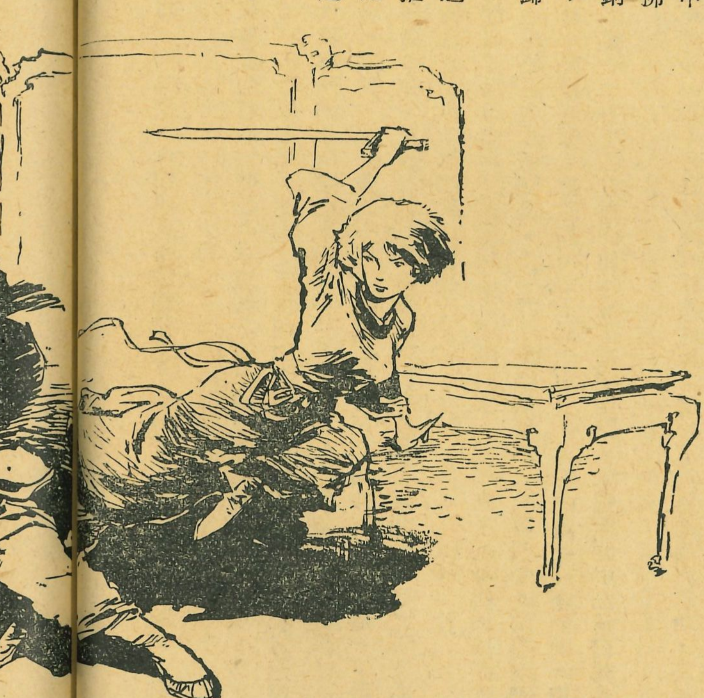
董開甲的黑沙掌力，能够劈石開碑，端的非同小可，他做夢也想不到銅拂道人還有這一下拚了性命的反擊，給對方左肘一撞，痛澈心肺，左肩一緊，又給抓住了肩胛環骨，董開甲負痛之下，右膝蓋向上一提，直彈起來，猛向銅拂道人小腹「氣門穴」撞去！

這一下在武家名叫做「膝撞點」，又名叫「膝頂鎚」，狠毒異常，武林高手近身糾纏搏鬥，往往使出這一手絕着，那知銅拂道人的心思也和董開甲一模一樣，這邊抓緊敵人的肩環骨，那邊也把膝蓋彈起來，這一來變了膝蓋撞膝蓋，砰砰兩聲，雙方都用了十成的力量，大家的腿骨疼痛如割，銅拂却把抓住敵人的手加力貫勁，喝了聲：「去！」五指一扣一攏，喀喇幾聲，竟把董開甲左邊肩膊骨，硬生生的扭斷！

董開甲痛得眼前發黑，右臂反手一掌，劈中銅拂道人的腰胯，這一下仍舊是黑沙掌功，又是拚足全力，幾乎把銅拂的五臟六腑，整副翻轉過來，銅拂道人一聲狂吼，抓肩頭的手倏的一鬆，却是反手一叉，扼住了董開甲的咽喉，咽喉是人身最脆弱的部位，一吃敵人扼住，十九難免送命，董開甲連忙把右肩一拱，右手向上一拳，把銅拂的左臂握住，一頭鎚向他的胸口撞入來，銅拂奮盡生平氣力一扼

竟把董開甲的喉管活生生的扼斷，可是董開甲這一頭鎚也頂中銅拂胸膛，銅拂道人接連中了兩下黑砂掌，受傷已重，再被董開甲的腦袋猛力一頂，如何禁受得住？大叫一聲，立時送了性命！他的屍身却被董開甲一頭之力撞得直拋起來，越過窗檻，直向院子中心跌落，可是董開甲也被銅拂道人活生生的扼斃，軀體被銅拂一牽一帶，也翻落院子裏，兩個武林高手，就這樣的同歸於盡！

孟絲倫估不到銅拂道人這樣的與敵同死，眞正是肝胆摧裂，她把雙脚向地一墊，用個「燕子鑽雲」的身法直竄起來，纖足一點漪瀾堂的樓欄，定睛向樓裏看時，不禁怒火冲天，原來鐵簑眞人已經倒臥在血泊裏，寶劍拋出一丈以外，



報血仇雙俠聯手，奮神威番僧苦鬥。

閣樓裏只有岳金楓和尼堪布對戰，尼堪布運鈸如風，着着向岳金楓進逼，岳金楓步步後退，顯然力不相敵，孟絲倫一咬銀牙，抖劍加入戰團，以兩打一，方才扭轉了岳金楓的劣勢，三個人走馬燈似的，在閣樓裏鏖戰！

這時候和坤的相府裏，接二連三的冒出火頭來，放火的顯然不單止一個人，相府裏的喇嘛武士不禁秩序大亂，他們不但忙着救火，還要搜尋放火的奸細，這樣一來，對漪瀾堂一面，反而無暇兼顧！

史存明看見銅拂道人的屍身從樓窗上拋了下來，知道事情進行，並不如理想的順利，他關心岳金楓和鐵簑二人的安危，自已妻

子進去助戰，又不知道情形怎樣，天山大俠一心一意到閣樓裏面看個究竟，可是眼前這個敵手霍都巴罕的武功，委實太强，他的密宗本領，的確到了爐火純青地步，史存明起先和霍都巴罕交手，還不覺得怎樣，可是到了五六十合之後， 天山大俠漸漸覺得番僧衣袖手掌打出來的氣勁 ，越來越強，自己雖然掌劍並用，攻勢極其淩厲，可是一到了霍都巴罕離身三尺以內的空間，便被一股無形勁氣膠住，居然使不出威力來，換句話說，番僧前後左右，彷彿築了一道無形的「氣牆」，這「氣牆」雖然是肉眼看不見，力量却是大得不可想像！七八十合之後，「氣牆」漸漸擴大，五尺以內，史存明的招數更加施展不開，不問遞掌出劍，都要用盡生平氣力，天山大俠猛然醒悟過來，番僧分明是拚着損耗本身眞元之氣，要把自己存身方圓丈內之地，完全用氣功包裹住， 好使自己連人帶劍 ，如同陷入泥沼之中，縱使拚命撑拒，二三百合之內，也要精力耗盡，虛脫而死，這是紅敎氣功裏面最狠毒的法門，史存明一氣之下，索性盤膝向地上一坐，把斷虹寶劍揷回鞘裏，雙掌翻飛，使出三陰滅陽氣勁，跟霍都巴罕的密宗氣功拚命撑持，這樣一來，兩下裏又變了相持不下之勢。

再說漪瀾堂閣樓裏面的金弓郡主和岳金楓兩人，聯劍力戰總護法尼堪布，疾如狂風迅雷，不經不覺鬥了四五十合，岳金楓的連環奪命劍是迅速狠辣，孟絲倫的飛龍劍法是天矯神奇，兩道劍光宛似龍蛇交竄，竟把尼堪布雙鈸的路子完全封住，施展不開，番僧暗叫不妙，他知道自己再打下去，一定敗多勝少，霍都巴罕在樓下庭院裏，不知怎的，沒有上來助戰，看來一定遇着强敵，不能分身，尼堪布陡的把雙鈸一旋，用了個「疾風掃葉」的招式，兩團黃光滴溜溜的一個滾轉，盪開史、孟二人雙劍，矮身一閃，竄到那座山水畫屏風的背後，叮噹兩聲，倏忽不見。

金弓郡主一看之下，立即明白過來，這畫屏風背後，一定藏了暗門 ，剛才的乾隆皇帝和奸相和坤，一定循着這暗門躲進密室裏，現在的番僧尼堪布，也步了皇帝的後塵，由這暗門閃進密室裏面，自已難道就這樣的罷手不成？孟絲倫畧一猶豫，岳金楓已經縱步上前，一脚踢去，砰嘭兩聲大响，竟把這座一連四扇，大理石鑲嵌成的山水屏風，踢出一丈以外，跌得片片破碎！

果然不出所料，畫屏風一跌倒，牆壁現出一扇小小的暗門，高可容人，濶約二尺，岳金楓就要縱身過去，推開門扇，金弓郡主叫道：「岳大哥，不要魯莽！」她向岳金楓低低說了幾句話，然後把彈弓擎在手裏，安上鐵彈，岳金楓却由地上抓起一把椅子，照準暗門一推一撞，只聽見叮叮噹噹，一陣金鐵交擊的响聲，那暗門居然自動打開來，孟絲倫就在門扇打開的刹那，一拉彈弓，嗤嗤嗤，一串彈丸向門裏飛去，如果暗門後面藏了敵人，一定給彈丸打個正着，可是彈丸飛進，闃然無人，岳金楓把手中劍一晃，直向門裡搶進！

孟絲倫也接着搶入，原來暗門後面，是一條長長的甬道，沒有燈火，暗影沉沉，看不出這甬道有多少長，岳金楓一咬牙關，向孟絲倫說道：「嫂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鐵簑、銅拂兩位道長的鮮血，咱們決不能够讓它白流，甬道的盡處就是密室，咱們直殺進去！」他幾句話一說出來，金弓郡主熱血沸騰，左手拿弓，右手按劍，兩人並着肩膀，直向甬道深處衝了過去！

那知道岳金楓和金弓郡主兩人，沿着這條甬道，跑不到二三十步，猛覺脚下一軟，原來他們踏脚的一段兩丈多長的甬道，突然向下直沉，甬道牆壁起了一陣叮叮噹噹，金鐵交擊的响聲，金弓郡主叫道：「不好！」她猛然醒悟過來，這一段甬道全是活動翻板，對方埋伏的人，只要一按機關掣鍵，甬

道立即下沉，孟絲倫十分機警，急不迭忙用了個「一鶴冲天」的身法，拔身向甬道頂一竄，雙臂向上一舉，用壁虎功吸牢在圓穹頂上，全靠有這一着，方才避免陷身地牢之厄！岳金楓待要接着竄起，可是慢了刹那，那翻板下降之勢，何等快捷，只一眨眼之間，便自滾落陷阱下！

先說岳金楓誤踏翻板，跌落陷阱，這陷阱的本身，原來是一座石砌的地牢，靠近阱口一段石地，完全嵌滿了尖利的鐵蒺藜，與及明晃晃的利刀，如果有人由阱口滾落，必定給這些尖刀和鐵蒺藜扎得遍體鱗傷，腹破肚裂！岳金楓却是個老江湖，當身子向下拋落時，猛覺寒光照眼，立時知道不妙，他立即把身體懸空一扭，用了個「臥看巧雲」的身法，手中劍倏地朝下一戳，岳金楓這一劍刺得恰到好處，剛剛刺在鐵蒺藜刺叢裡，身子藉着劍尖一彈之力，直竄起來，頭下脚上，翻了一個沒頭跟斗，飛到石牢的另一個角落去了！岳金楓這一下全靠輕功精純，隨機應變，方才免了亂刃穿身之禍！

他一個跟斗翻向石牢的另一面，正要挺身向阱口竄上，那知道轟的一聲大响，一塊鐵蓋由阱口旁邊彈出來，恰好把缺口閂住，剛才陷落的翻板，也回復了原狀，這樣一來，岳金楓便被關在漆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的石牢裡，原來這一座機關密室，是和坤特意聘請西洋國巧手匠人，鳩工選材，花了無數心血造成的，十分靈活，眞正是巧奪天工，重重埋伏，就是這樣，和坤方才有恃無恐，安然和乾隆帝躲在密室裡面哩！

孟絲倫看見岳金楓跌落陷阱，甬道翻板立即迅速上升，恢復原狀，相府機關這樣巧妙，眞正是出乎意料之外！金弓郡主吃驚不小！說時遲，那時快，甬道的盡頭處，倏地現出兩個人來，看裝束是相府裡面的武士，金弓郡主一個飄身由甬道頂掠下來，她不敢落在剛才岳金楓失足陷落的地方，却向來

路一竄，不等那兩個武士撲過來，立即扭身發彈，刷刷刷，孟絲倫用連珠彈法，打出四顆彈子，當先一個武士慘叫一聲，雙眼全被彈子打瞎，痛得滿地亂滾，後面那一個武士呢？也被彈子打中面門額角，頭破血流，疼得他怪叫一聲，折轉身來，向甬道的另一邊跑去！

金弓郡主用彈弓打倒了兩個武士，倏地向前一竄，把那個瞎了眼睛的武士由地上拖起來，劍光一閃，寶劍抵住了他的胸膛，喝道：「這裡的甬道要怎樣才能够打開，機關掣在那裡？快說！」

誰知道這武士被彈丸打瞎了眼睛，痛極心昏，他本來就不知道地牢密室機關掣鍵的所在，那裡能够答得出來？金弓郡主一連問了他兩次，這武士只是哎呀的呻吟亂叫，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孟絲倫心頭火發，正要給他吃點苦頭，冷不防甬道深處一聲怪笑道：「賊婆娘，你還想救你的同伴嗎？連你本身也是泥菩薩，自身難保，還要解救別人，別做夢了！快跪下受縛吧！」話未說完，呼的一陣急風，一個高大人影，猛向金弓郡主撲到！

金弓郡主聽出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雍和宮總護法大喇嘛尼堪布，剛才自己和岳金楓兩人，聯劍力戰，方才把他打敗，現在岳金楓失陷在地底石牢裡，只剩下自已一個人，如何能够抵敵？孟絲倫立即舉手一劍，刺死了那名相府武士，然後扭身一幌，用了個「紫燕斜飛」的身法，向旁邊竄出去，她明明知道逃不過尼堪布的掌握，但是掙着躲得一時就是一時，那知道就在金弓郡主扭身旁竄的時候，一件奇蹟當堂出現！

原來尼堪布由甬道的一頭現身出來，撲向孟絲倫的刹那，甬道頂上突然轟轟兩聲大响，落下一個形如瓦釜的鐵罩來，這鐵罩足有六尺多高，四尺方圓，剛剛可以罩着一個人的身體，這鐵罩的落點十

分恰可，竟把尼堪布一下罩住，剛才關閉了甬道翻板，又慢慢的揭起來，關閉在石牢底下的岳金楓，乘機把身一縱，用了個「燕子鑽雲」的身法，向陷阱口竄上。

這一來形勢立即轉變，尼堪布被關在鐵罩裡面，看見這個情形，失聲叫道：「苦也！相府裡一定混進奸細！」

你道把甬道機關埋伏轉過來的，是那一個人呢？原來就是史凌霜、桂月娥、凌雲燕三個易釵而弁的女英雄，她們在十幾天之前，依照金弓郡主的錦囊妙計，混進了豐紳殷德的駙馬府，結交了乾隆的十公主，再由十公主的引薦，進了和坤相府，她們的貌相本來秀美，口齒又便給伶俐，還有一層，史凌霜等三位女俠，完全是走慣江湖的風塵兒女，裝扮起男子來，眞正是一絲一毫也不現出破綻，所以進了相府不到幾天， 便和府裡的武士混得滾瓜爛熟 ，三女俠一邊和武士交好，一邊把相府裡面的格局和佈置，描了草圖，送出外面， 另外和駙馬府裡面的史劍虹、狄鵬舉、管寒溪等人 ，保持密切聯絡。

三女俠進了相府不久，便知道和坤相府裡面，有兩個地方安置着機關密室，一個密室設在漪瀾堂內，一個密室安在藏寶樓裡，聽說還有很厲害的埋伏，史凌霜立即和桂凌二女商量，要把這兩座機關室的秘密探聽出來，不過和坤相府的人把機關室的秘密，諱莫如深，因爲和坤一向嚴厲吩咐下人不准洩漏相府有機關的事，連提也不准提，別說是知道關鍵所在了！史凌霜接連試探了幾個武士的口風，知道他們本身對相府機關的一切，俱是懵懵如也，即使有一些零碎片段的消息，也是一鱗半爪，無濟於事，三女俠把心一橫，決定到內宅裡，打聽藏寶樓和漪瀾堂兩處密室的機關埋伏，說也湊巧，這天

早上，和坤却由外面招了數十名巧手工匠到相府來，給自己的密室甬道加設幾種埋伏，史凌霜一聽之下，不禁大喜，她向桂月娥、凌雲燕二女說道：「機會來了！」

凌雲燕還不明白史凌霜這幾句話的意思，連聲問道：「奸相再僱工匠修飾機關埋伏，怎會是我們的機會呢？」桂月娥道：「師妹，連這樣顯淺的道理你也不懂嗎？奸相聘請工匠增加機關埋伏，必定要交出密室原有機關的秘圖，我們只要如此這般，豈不是可以把奸相的機關密室刺探淸楚，更不用到內宅去冒險哩！」凌雲燕方才醒悟，這天晚上，三女俠知道和坤聘請來的工匠，住在相府西軒，史凌霜三人到了三更左右，換過夜行衣服，用輕功提縱的本領，悄沒聲息到了西軒閣裡，果然不出所料，只見這班工匠在燈光下圍住一幅相府密室的草圖，正在那裡研究怎樣增删修改，三女俠伏在瓦面上，偸聽了大半夜，居然把相府兩處密室的輪廓，探得一淸二楚，史凌霜還憑着自已的記憶力，把那一處有翻板陷阱，那一處有活動暗門，一一記了下來，還知道了工匠要增删的大要，直到夜靜更闌，那些工匠也覺得疲倦，各自返房睡覺，三女俠方才離去，到第二天晚上，史凌霜等三人又依樣葫蘆，到西軒去刺探，說也湊巧，和坤爲了保持機關秘密，吩咐這班工匠到晚上夜深人靜時候。才商量鳩工建造的一切，這樣一來，倒便宜了史凌霜等三人，聽得淸淸楚楚，她們接連刺探了四個晚上，已經把相府密室的一切，偵查出一個輪廓來，知道漪瀾堂密室的一切機關掣鍵，統統在一座地下石室裡，密室裡面一切翻板、陷坑、鐵網、刀閘， 只要在石室內一按關鍵 ，這些埋伏便可以隨時發動，陷坑來人，因爲甬道內的夾壁，暗藏着瞭望眼，敵人只要一進入甬道，瞭望眼後面的監視哨立即把一切用鈴聲响號通知密室，所以史凌霜想着如果要控制甬道的機關埋伏，一定要佔領這座地下室，

當她們正在商量怎樣毀壞地下室關鍵的時候，乾隆帝這一天便到了和坤相府！

皇帝到相府那一天，和坤立即傳下一道命令，所有相府的上下人，一律不准踏出相府大門一步，外邊人也不准進入中堂府，即使是王公大臣，也一律要擋駕。

第六十一回：黑地道女俠捉權奸

史凌霜看見相府戒備情形，立即明白一定是皇帝御駕到相府來，方才這樣嚴重，她們在來的時候，已經受了孟絲倫的錦囊妙計，如果羣俠進攻相府，史凌霜三人第一個任務就是放火，擾亂敵人耳目，第二個任務就要破壞密室甬道的機關，讓史存明、岳金楓這班人長驅直進，捉拿昏君奸相，對於放火一層，史凌霜已經有了準備，她們混進相府不久，已經由外邊偷帶了許多火藥火種進來，分別埋藏在相府隱僻的地方，像庫房，馬廐之類，完全是一般人平日沒有注意的角落，所以這天晚上，相府警號一响，史凌霜和桂月娥、凌雲燕三女俠齊齊出動，竄到平日埋藏火藥火種的地方，點起火來，史存明在漪瀾堂大戰番僧時，聽見相府內接二連三的爆炸起火聲音，就是史凌霜三女俠在相府裡面做的手脚！

她們一連點燃了五六個火頭，估量相府人多，火勢即使能够撲滅，不至蔓延開來，也要叫對方手忙脚亂！方才停止放火，三個人一齊撲向漪瀾堂，史凌霜三人因爲是相府武士的身份，當然沒有受到攔阻，她們按圖索驥，不費吹灰之力，找到地下室的入口，立即揭開掩蔽，推門進去，果然不出所料，石室裏一共有四個人在那裡指揮操縱機關掣鍵，史凌霜不由分說，運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法，把這四人用點穴法，一一制住，然後拔劍强迫他們，教自已怎樣操縱機關，桂月娥、凌雲燕兩人，却跑到前面的瞭望眼去，窺望一切，就在她們三個人同心合力之下，居然把密室甬道裡的機關翻轉過來，把

總護法尼堪布關在鐵罩之內！

尼堪布看見機關埋伏出了毛病，鐵罩不罩敵人，反而罩着自己，不禁勃然大怒！他把雙鈸左右一旋，要想硬用兩扇銅鈸之力，把鐵網震破了，然後飛身竄出來，那知道這鐵罩本身是個百煉純鋼鑄造而成的，那些鐵網不但堅韌無比，而且富有彈力，尼堪布要想一下子把它掙破，談何容易？只見雙鈸一撞，鐵罩大大震動一下，發出叮叮噹噹響聲來，鐵網却是不損一分一毫，岳金楓恰好由地牢裡跳上來，看見番僧情形狼狽，不禁大笑起來，說道：「番狗禿驢，你今回眞是作繭自縛哩！」

孟絲倫一拉彈弓，就要瞄準鐵網裡面的尼堪布，發射彈丸，可是回心一想，這一下絕對沒用，因爲鐵網的網眼十分細小，自已的連珠彈未必能够顆顆透進網裡，就算有一兩顆彈丸穿過網眼，射到番僧身上，也不中用，不能够給尼堪布怎樣的損害，金弓郡主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向岳金楓一擺手道：「岳兄！不用管這禿驢，奸相和坤跟那負心皇帝一定是躲在密室裏，咱們進去抓他出來！」尼堪布聽見金弓郡主吩咐岳金楓到密室裏找皇帝的晦氣，不禁嚇了一跳，連聲叫道：「你們這班胆大妄爲的叛逆！房裏根本沒有皇帝哩！」

岳金楓和孟絲倫不禁大笑起來，金弓郡主笑道：「這番狗不打自招，此地無銀三百両，他說沒有皇帝，皇帝一定躲在密室裏面，岳大哥，不用再猶豫了，進房去捉人吧！」尼堪布氣得破口大罵，他把雙鈸向鐵網亂砍，砍得轟轟連響，鐵網始終不動一分一毫，因爲這種鐵網是西洋巧匠精工鑄造的，專爲關閉有本領的人而設，除非對方有莫邪干將一類吹毛削鐵的寶劍，不然的話，別想破網出來，岳金楓和金弓郡主繞過鐵網，只一起落之間，便衝到密室的門前，岳金楓抖足丹田罡氣，向門裏一聲大

喝道：「昏君奸相！快滾出來納命！」話未說完，一脚飛起，砰嘭，密室兩扇房門大大的打開來，岳孟、二人四隻眼睛向房裏一望，不由自主，咦的一聲喊叫！

原來這一間密室完全是臥房佈置的格局，足有兩丈見方，錦衾繡榻，十分雅緻，地上還鋪了柔軟的北京毯，床頭的小几上，放着一隻宣爐，爐裏點着檀香，香烟嫋嫋，可有一件，那就是乾隆和坤兩人，踪跡不見！

乾隆君臣兩人，剛才在漪瀾堂上，大家眼見他閃入暗門，分明是躲進密室裏，怎的一下子不見了呢？岳金楓失聲叫道：「眞是邪門，昏君奸臣躲到那裏去了？」金弓郡主孟絲倫俏眼四下一掃，密室除了一張大床之外，別無可以藏身之地，她一躬身竄到床前，首先用寶劍挑開床幃，向床底下一看，原來這裏也有一扇暗門，孟絲倫頓足長嘆道：「眞是功虧一簣，這裏還有通路，叫那昏君逃跑了，眞個不値！」

岳金楓看見大床的銅柱上，鑲嵌着兩朶金蓮花，彷彿可以扭動，當堂靈機一觸，他立即伸出左手來，按住了金蓮花，用力一捩，說也奇怪，金蓮花叮噹一响，那張龍鳳柱雕花的大床，自動向左邊移開來，整張床退後三尺，空出的地方現出一扇暗門，孟絲倫叫道：「岳兄，咱們是一不做二不休，再由這扇暗門進去！」

話未說完，暗門裏面傳來一陣格鬥的聲音，接着是哎喲連叫，撲通咕咚幾响，金弓郡主側耳一聽，不禁大喜說道：「行了！咱們已經得手啦！估不到這次混進相府的幾個小妮子！建立了不世的豐功偉業！」

果然不出所料，在暗門的背後，另外一條秘密甬道裏，桂月娥凌雲燕兩人，已眞正把奸相和坤擒住！

原來史凌霜、桂月娥、凌雲燕三女俠，神不知、鬼不覺的攻進地下石室，史凌霜控住了一切機關鍵掣，桂月娥凌雲燕却湊到瞭望眼上，監視地道密室裏的動靜，這瞭望眼是西洋工匠特別設計的，結構十分巧妙，它是用幾塊稜角玻璃，按照望遠鏡的折光原理造成，（望遠鏡在明朝末年，由西洋傳敎士利瑪竇帶來中國）人湊在筒眼上，可以同時看見幾個方向，她們看見史凌霜用鐵罩機關蓋住了尼堪布，又看見金弓郡主和岳金楓攻到密室門前，桂凌二女高興得幾乎叫起來，以爲密室裏面的乾隆和坤兩人，這一回有如釜底之魚，甕中之蛤，必定難逃厄運！

這時候密室裏面一切情形，在瞭望眼裏面可以看得淸淸楚楚，除了乾隆和坤兩人之外，還有兩名相府武士，（這密室裏本來有四名武士，其中兩個武士剛才看見岳金楓跌落陷阱，要撲出來拿人，吃了金弓郡主的鐵彈，一個逃走，一個送命。）在望遠鏡筒裏，可以淸楚的看見乾隆和坤兩人，滿面焦灼神情，不過多時，君臣兩人咬了幾句耳朶，和坤突然走到大床面前，伸手一按床柱，說也奇怪，那張大床居然自動向左邊移開來，現出一扇暗門，乾隆帝立即面現喜色，他向後擺了擺手，兩個武士提刀當先，向暗門走了進去。

乾隆和坤也接着走進暗門裡，說也奇怪，人一踏入暗門內，那張黃銅柱的龍鳳大床，立即移回原位，恢復先前的樣子，桂月娥、凌雲燕看在眼裏，吃驚不小！和坤這奸相眞正狡猾，密室裏面還有暗道！她們立即跑回地下石室裏面，向史凌霜叫道：「霜姊，咱們眞正是棋差一着啦！昏君奸相躲藏的

密室裏，居然狡兎三窟，還有別的出路哩！」

史凌霜不禁愕然，自已滿心以爲控制了機關室，便可以和外來衆俠裡應外合，把乾隆君臣捉住，她正在連連頓脚的當兒，地下機關室的石牆，突然一陣格格軋軋連响，桂月娥一聽之下，不禁大喜欲狂，叫道：「霜姊！雲妹，原來密室另外一頭出口，就在這地下石室裡！」

桂月娥這樣一說，史凌霜、凌雲燕精神當堂振奮起來，尤其是史凌霜，暗叫慚愧，眞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自已以爲一準絕望的了，誰知道奇峯突起，乾隆帝居然會自已投到這間石室裏來，三女俠趕忙把四個點了穴道的俘虜，向石室的角落一推，自已也閃在旁邊，靜看這機關室裏面的變化！

果然不出所料，機關室的石牆响了一陣，慢慢的裂開來，現出一扇活動暗門，凌雲燕躡足提氣，只一幌身，便搶到暗門邊，不到盞茶工夫，暗裏探出一個腦袋來，在昏黃燈光下，看得淸淸楚楚，正是剛才瞭望鏡裡，所見密室兩名武士之一，這武士探頭向外一望，失聲叫道：「咦！機關室裡面幾個人，統統不見，跑到那裡去了？」

凌雲燕不等他把話說完，銀牙一咬，手中劍活聲揮落，這一劍迅若風雷，那武士出其不意，要把腦袋縮回，那裡還來得及，凌雲燕這一劍居然把他的頭顱削落半邊，血花四濺，連哎呀也沒有半聲，便自死於非命！

還有一個武士跟在後面，看見同伴探頭出去，暗門外劍光一閃，便自送了性命，不禁失聲叫道：「相爺快退！」他只說了這四個字，凌雲燕已經一幌嬌軀，搶進暗門，嗤嗤兩劍，左邊一招「高祖斬蛇」，右邊一着「李廣射石」，這是武當靑萍劍的絕招，劍勢十分凌厲，那武士急不迭忙提刀上撩，

用個「鳳凰展翅」，橫刀一擋，凌雲燕却一矮身，左脚突飛起來，這一着「裙裡腿」，閃蹴如電，踢中武士小腹，痛得他哎喲一叫，向後便倒，凌雲燕趁勢上步，嗤的一劍，「樵夫問路」，青閃閃的劍鋒，刺進那武士的胸膛，慘吼半聲，便自送了性命，跟隨他的同伴，向枉死城報到！

這暗門後面的甬道十分狹窄，不到三尺，凌雲燕却在這一條修長狹窄的甬道裡，大顯身手，三招兩式功夫，便把相府兩名武士刺倒！甬道沒有燈火，稍爲深入一點，便看不見人面，凌雲燕只看出兩個人影的輪廓來，當先一個身材碩長，分明是乾隆帝，凌雲燕斷喝一聲：「背約昏君，看你逃到那裡去！」

她恨極了這個寒盟背約，忘却本來面目的皇帝，就喝聲中把劍一抖，用了招「龍門三擊浪」，嗤嗤嗤，向那碩長人影接連刺出三劍，誰知道這人影袍襟一翻，抖出一口燦若銀虹的長劍來，迎着凌雲燕的劍身一截，叮噹兩响，竟把凌雲燕手中的劍，截成兩段！

這一下大大出乎凌雲燕意料之外！原來這碩長人影正是乾隆皇帝，他這一柄御用寶劍名叫「白象」，本來是緬甸皇宮裡的鎭國寶劍，是用紅毛精鋼鑄成，吹毛削鐵，鋒利無匹，乾隆一十八年，緬甸國拒絕向清朝進貢，乾隆派大將軍傅恆遠征緬甸，（傅恆就是福康安的父親），連拔緬邊二十八城，大軍直逼伊洛瓦底江，距離緬甸京城六十里，緬甸國王大懼，遣使乞和，送給清朝一批價值連城的寶物，傅恆方才退兵，這柄白象寶劍就是緬甸王當年送給乾隆皇帝，當爲謝罪之用，不過乾隆一向把它寄放內府，沒有拿出來使用罷了！今天晚上他到和坤相府來，預防有失，所以佩帶了這柄白象寶劍，滿清開國初期的幾個皇帝，像康熙和雍正，都是精通武技人物，尤其是雍正帝，他的劍法達到第

一流劍手的地步，至於乾隆皇帝本身，由小時起，便學他的祖父康熙，父親雍正一般，酷嗜武藝，乾隆的拳脚功夫和劍法，也很不俗，當年第一次微服巡遊江南，在蘇州城隍廟單手獨拳，把一班無賴地痞打得屁滾尿流，可見他的本領原是不弱哩！這一次凌雲燕搶入甬道裡，抖劍向他直刺，乾隆帝無路可走，逼得使出看家本領來，一劍揮出，截斷了凌雲燕手中長劍！乾隆帝却是得理不饒人，踏進兩步，嗤的一劍，白象劍在黑暗甬道裡，賽同驚蛇掣電，反向凌雲燕的心窩刺到！

凌雲燕手中劍已經截斷，無從抵禦，只好向後一跳，退出暗門，桂月娥見她倒握着斷劍退出來，知道師妹吃虧，女英雄霍地拔出單鈎，合在左手，鈎劍一交，向着門裡叱喝道：「弘曆，你已經變了網底游魚，還要掙扎！」她就在這聲叱喝裡，玉手一揚，三顆鐵蒺藜連珠飛出，排成品字行列，直向甬道暗門打進！

那知道乾隆帝身上穿了金絲軟甲，根本不怕普通暗器，桂月娥這三顆蒺藜朝着中路打來，乾隆帝挺胸一擋，蒺藜雖然中在身上，却是絲毫無損，皇帝反而把白象寶劍一抖，搶出暗門，桂月娥單鈎迎頭一蓋，乾隆帝白象劍向上一封，叮噹兩聲大响，又把桂月娥的左手單鈎砍成兩截！

史凌霜看見乾隆使的長劍銀光閃閃，寒氣襲人，知道是價值連城的寶劍，喝了一聲：「來得正好！」凌霜寶劍嗖的出鞘，原來「斷虹」「凌霜」兩劍，全是峨嵋至寶，史存明本來拿它交給自己兩個兒女使用，後來史劍虹在南天山闖禍，劍刺禿鷲，幾乎給桶老人寇東萊奪了寶劍，史存明一怒之下，把斷虹劍由兒子手裡收回，凌霜劍在女兒手裡，天山大俠本來也要一併收繳，孟絲倫却是護着女兒，代她說項，凌霜劍仍然留在史凌霜的身邊，恰好和乾隆帝的白象劍針鋒相對，乾隆一劍向前刺

出，史凌霜橫劍一擋，叮噹兩响，兩柄劍撞在一起，火星四濺，二人的寶劍劍身不動，全無傷損，乾隆剛才仗着寶劍鋒利，連折桂、凌二女兵刃，現在方才由史凌霜接了他一劍！

女英雄一接皇帝的劍，覺得乾隆腕力沉雄，不是花巧招式手段，史凌霜心中一凜，立即把劍身一翻，使出「粘」字秘訣，一牽一扯，要想把乾隆帝的白象寶劍，硬生生的搶奪過來，那知乾隆劍鋒倏的一沉，用了招「白雲出岫」，劍尖直刺史凌霜的腰身，史凌霜叫了聲：「着！」縱身向上一跳，巧燕驚鴻也似的掠了起來，嬌軀幾乎撞着石室屋頂，劍光刷的一繞，正要用個「雪花蓋頂」，向乾隆帝當頭刺落，說時遲，那時快，石室兩扇門砰砰的打開來，兩個紅衣喇嘛，一個舞雙戒刀，一個使喪門鏟，旋風似的搶進，這兩名喇嘛都是雍和宮裡的二級人物，一個叫塔音布，一個叫額古倫，他們本來是担任相府流動巡哨的，剛剛巡到石室門外，聽見裡面兵刃叮噹亂响，塔額兩人都是機智絕倫的人物，一聽之下，馬上知道不妙，立即攻破石門，衝了進來，向乾隆帝身前一擋，全靠兩個紅衣喇嘛及時搶救，乾隆帝方才免了厄難！可是另一方面，奸相和坤在甬道裡，却被桂月娥，凌雲燕兩位女俠活生生的擒住！

原來就在乾隆帝竄出甬道暗門，史凌霜把他敵住的刹那，桂凌二女雙雙打個呼哨，身子一幌，竄進暗門，她們搶進暗門的原因，第一是捉拿奸相和坤，第二是截斷乾隆帝的歸路，桂月娥當先竄入，寶劍一幌，和坤一瞥見了劍光，嚇得魂飛魄散，「軟膝病」又發作，撲通咕咚，身子向下一矮，不由自主跪倒在地！桂月娥一伸粉臂，已經把奸相劈胸抓個結實，寶劍正要迎頭斫落，和坤失聲叫道：「女英雄！女菩薩，饒了小人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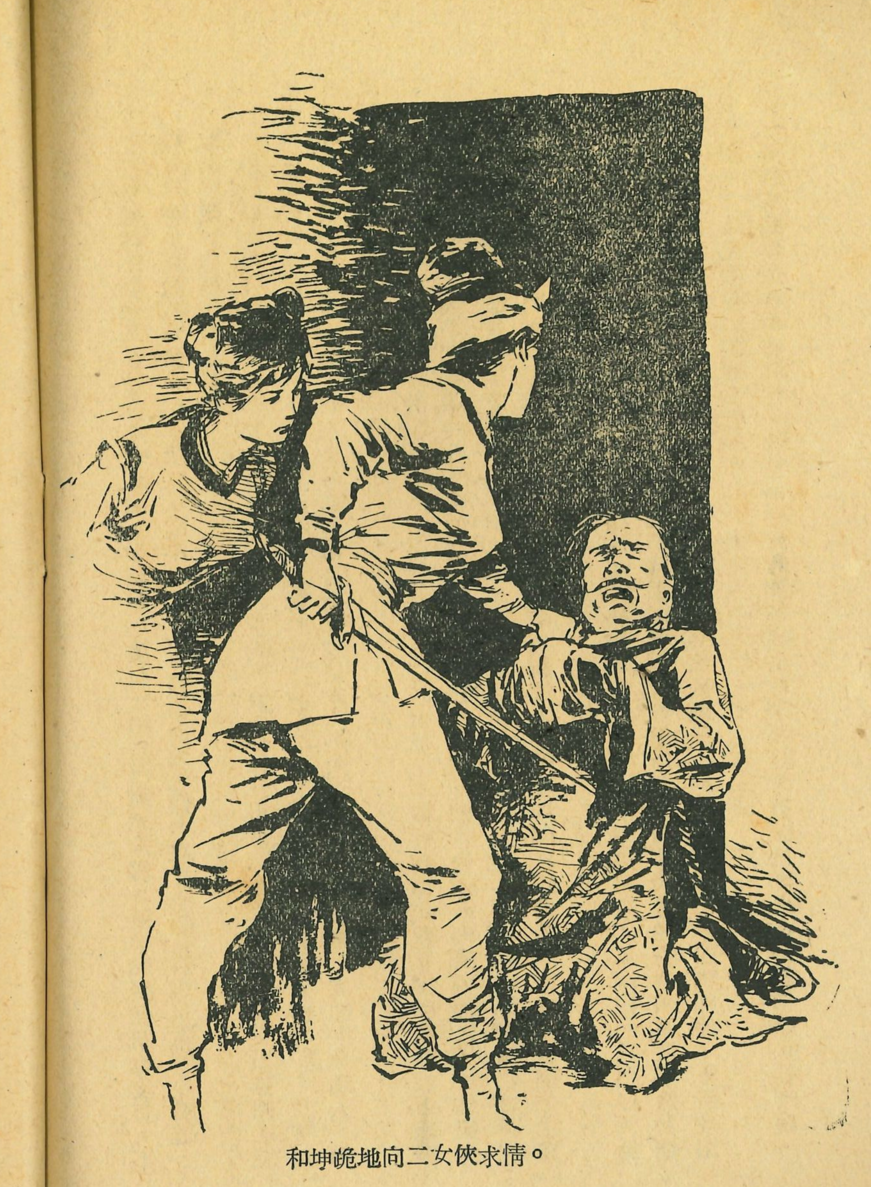
桂月娥估不到和坤是堂堂中堂相國，竟然這樣膿包，向自已跪地求饒，連半點硬骨頭也沒有，不禁怔了一怔，她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反手一揪，將奸相由地上像老鷹捉小鷄也似的提起，喝道：「萬惡民賊，你要死還是要活？」

她這樣的抓住和坤，無非是把這奸相當做現成的人質，挾在手裏，不愁自已不能夠突出重圍，就在這個時候，甬道的另一面，突然傳來一個淸脆口音，叫道：「月娥且慢，這奸相交給我，我有用處！」說話的正是孟絲倫，原來金弓郡主和岳金楓發見床後暗門之後，更不猶豫，立即縱身跳入，啣尾跟踪趕到！

孟絲倫估不到桂月娥，凌雲燕兩人，居然能够在密室甬道裏，抓住和坤，歡喜得心花怒放！她飛身撲過去，由桂月娥手裏接過和坤，這時候乾隆帝已經在塔音布、額古倫兩名喇嘛掩護之下，逃出地下石室，史凌霜那裏肯這樣放過他，仗劍追出，那知道她剛才衝出石室門外，雍和宮的喇嘛已經接二連三趕來，刹那之間，來了二十多人，把史凌霜重重圍住，小姑娘展開父親傳授的雷電披風劍，跳高竄矮，運劍如風，跟衆喇嘛苦戰！

金弓郡主和岳金楓、桂月娥、凌雲燕四人，挾着奸相和坤，由石室裏出來，孟絲倫一拉彈弓，拍拍拍，打出一串連珠鐵彈，當堂有五六個喇嘛中了彈丸，打得他們叫苦連天，紛紛抱頭四散不迭。金弓郡主高聲大喝道：「你們這些衣架飯袋，眞正不知天高地厚！你們的相爺已經給我抓住了！還敢跟我們動手？要不要你們相爺的性命？」

那些喇嘛番僧和相府武士，聽說中堂大人被刺客生擒，不禁大驚失色，正在愕然相顧，說時遲，



和坤跪地向二女俠求情。

那時快，石室門裏一聲狂吼，竄出一個紅袍人影來，正是雍和宮總護法喇嘛尼堪布！

尼堪布不是在秘密甬道裏，給鐵籠罩住的嗎？怎的會突然脫險，由石室裏竄出來呢！原來番僧尼堪布給鐵罩蓋個正着，幾次用銅鈸去撞砍鐵網，沒有成功，氣得他三尸暴跳，咆哮如虎！不過他究竟是個雍和宮裏面的總護法，智深勇沉，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尼堪布首先把銅鈸向地一拋，雙掌平伸出來，抵住鐵網，向前一推，他這一下用的是密宗氣功，氣勁非同小可！鐵絲網被尼堪布雙掌之力，撐得根根直豎，膨脹起來，就像吹脹了氣的皮球一般，不過這些鐵網是用精鋼打造成的，一時之間，還不能够折斷，尼堪布却是胸有成竹，他把鐵網撐到七八成氣力左右，突然把勁功一收，接着再用猛力一撞，尼堪布的內功已經到了爐火純青地步，勁功收發由心，那鐵網被它這樣先硬後軟的一掙一撐，叮噹噹，尖聲大响，當堂粉碎！尼堪布由鐵網破處一個縱身跳出來，他關心乾隆帝的安危，連雙鈸也不要了！直向地道衝了出去。

孟絲倫看見尼堪布脫顥而出，當堂暗吃一驚，岳金楓把手中劍一橫，搶在尼堪布的前頭，喝道：「禿賊！」就要抖劍直刺，說時遲，那時快，刺斜裏呼呼兩响，先後掠過兩個人影來，先到的是天山大俠史存明，後到的是蒙古怪俠呼倫齊，孟絲倫岳金楓兩人一見之下，不禁精神大振！

史存明本來是在漪瀾堂前院和活佛霍都巴罕苦苦相持的，怎的會一下子突然到來，還多了一個呼倫齊？這裏大有說明的必要，原來霍都巴罕想用紅教上乘密宗氣功，把史存明活活困死，那知道史存明却一橫心，索性使出三陰滅陽功勁來，跟他對耗，這樣一來，大家變了內功相拒，撐持不下，兩人的拳脚慢吞吞的移動，每一伸拳踢腿，都是緩慢異常，簡直形如兒戲一般，其實他們每一下出手，都

用足了十足功勁，要制敵人的死命！這時候恰好有幾名相府武士，闖進院子裏來，要想上前助戰，那知道這兩大高手惡戰正酣，霍都巴罕的密宗禪功，史存明的三陰滅陽功勁，縱橫交錯，近身方圓三丈以內，織成一道力網，幾個武士不知厲害，縱身上前，被霍都巴罕、史存明合組的力網一撞，雖然沒聲無臭，身子登時像皮球也似的，迸彈開來，飛跌尋丈以外，跌得頭破血流，其餘的武士看在眼裏，不禁大驚失色，連聲叫道：「邪門！邪門！」再也不敢上前，只好遠遠的站着觀戰。

這時候武士人叢裏，却悄沒聲息的掩過一個人來，這人正是蒙古奇俠呼倫齊，他比較稍後的時候，混入和坤相府，當時相府裏冒起了幾處火頭，人人忙着救火，秩序大亂，呼倫齊毫不費力的進入內府，覷準了一名奔跑的武士，猝然現身出來，夾衣領一把抓住頭頸，運用大力金剛手法，使勁一扭，喀喇兩响，竟把這武士的頸骨活生生的扭斷，死在地上！呼倫齊將這名武士的屍身拖向一邊，用最迅速手法，脫了他的號衣袍帽，穿在身上，和坤相府武士一大半是滿洲人，呼倫齊膚色黝黑，滿面虬髯，貌相有幾分像滿洲人，再一穿上武士服飾，更沒有人認得出來，他昂然大步的走入滴瀾堂裡，看見史存明和番僧霍都巴罕各自用上乘內功拚鬥，呼倫齊一見之下，吃驚不小！心想：「不好！這樣比鬥最耗眞力，史大俠也是個老江湖啦，怎的這般愚蠢，跟番狗這樣比鬥？」

他那裡知道霍都巴罕用上乘密宗氣勁圍困史存明在先，史存明逼得用三陰滅陽功應戰於後，呼倫齊明白這樣的打下去，只有同歸於盡，他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反手一把，抓住兩名武士，運用摔角手法，砰砰兩聲，猛向霍都巴罕身邊，擲了過去！

這兩個倒霉的武士，被呼倫齊一拋一擲，撞到力網之上，當堂迸彈起來，呼倫齊就在武士拚撞反

彈的時候，高聲大喝：「乾隆皇帝已經叫金弓郡主砍了腦袋，你們這些飯袋，還在這裡看人打架！」

呼倫齊這兩句話一說出來，霍都巴罕不禁大吃一驚，皇上叫人家砍了腦袋，那還了得？就在他心神一分的刹那，史存明的三陰滅陽掌功勁，已經像排山倒海一般，直推過來，霍都巴罕叫聲不好，正要運勁回推，呼倫齊一幌身軀，閃到番僧背後，奮盡生平氣力，使出大力金剛掌絕技「浪搏江礁」，砰的一响，這一掌結結實實的打中霍都巴罕腰後的「伏兎穴」，原來呼倫齊在金山大俠門下練技的時候，曾經聽見過師傅說及各門各派的武功，尤其是對青藏一帶紅教喇嘛的氣功，說得十分詳細，他知道霍都巴罕這一派密宗氣功的長處，就是敵人越多，威力越强，相持愈久，反擊敵人之力越大，要破解他這一派氣功，只有用一件突如其來的變故，分散對方心神，然後出其不意，給他一下迅雷不及掩耳的猝襲，方才可以成功，所以這位蒙古奇俠故意說出乾隆皇帝已經被殺這句話來，叫霍都巴罕的心神大震一下，立即把握機會，乘隙突入，一記大力金剛掌橫推出去，果然收了奇效！

霍都巴罕猛覺心頭一震，腰後受了一着重擊，當堂眼冒金星，喉頭發甜，眼看就要吐出鮮血來，好個霍都巴罕，本領總是不凡，立即吸起一口密宗氣勁，阻止逆血上湧，呼的掉轉鐵臂，回肘一撞，砰砰兩聲，竟把呼倫齊撞得倒跌出一丈以外，接着雙脚一點，用個「平步青雲」身法，拔起兩丈多高，大紅袈裟一飄一晃，越過史存明的頭頂，飛也似的跑出老遠，眨眼沒影無踪！霍都巴罕中了呼倫齊這一下重手，結果要養傷三個月，不能够縱跳用力，只可以閉關休歇，這是後來的話不提。

呼倫齊雖然吃了番僧一記肘底鎚，跌了個大跟斗，不過對方用的只是外壯功夫，不是內力，他立即一個跟斗翻起來，全無傷損，那些相府武士吶喊一聲，蜂湧上前，呼倫齊雙臂一伸，抓住兩名武士

背心衣服，一拋一擲，砰砰兩聲，撞在其他兩名武士身上，跌了個滾地葫蘆，他又接着抓起另外兩名武士，提起對方的腿，風車般的拋擲出去，砰砰兩响，又撞倒兩個同伴，剎那之間，呼倫齊用同樣手法，連擲八人，無一落空，被他撞倒的武士，個個跌得頭青面腫，大家看見情形不妙，吶喊一聲，紛紛逃散，剎那之間，漪瀾堂前靜悄悄的，一個人也不剩了！

第六十二回：離相府羣雄空抱恨

這時候和坤相府裡的火勢，雖然有三四處給下人撲滅，可是天公也彷彿恨極了和坤，突然刮起猛烈的西北風來，另外兩處火焰，熊熊高燒，勢成燎原，把一般武士和下人，鬧得手忙脚亂，但居然沒有人到漪瀾堂來，史存明跟霍都巴罕鬥了一陣內功，心跳氣喘，呼倫齊側耳一聽，忽然叫道：「史大俠，這座樓閣的背後，有人交戰，咱們趕快過去看看！」

史存明雖然疲累，但是想起自己妻子和同伴的安危，只好點了點頭，兩個人繞到漪瀾堂背後，果然不出所料，數十個人影打做一團，呼倫齊眼光銳利，看見桂月娥、凌雲燕二女已經捉住奸相，不禁喜極大叫道：「史大俠！孟郡主的妙計成功啦！和坤那奸相叫咱們抓住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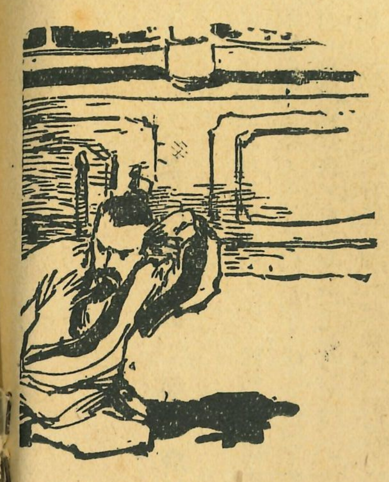
天山大俠聽了這兩句話，不禁精神一振，把斷虹劍一晃，飛身過去，剛好撞上岳金楓攔阻尼堪布，史存明一聲叱喝：「番狗！拿命來吧！」身隨劍進，嗤嗤嗤，「電光三現」，接連刺出三劍，尼堪布手裡沒了銅鈸，過去曾經兩次吃過史存明的苦頭，看見他抖劍刺來，那敢抵禦，只好縱步旁閃，金弓郡主振吭高叫：「岳大哥，呼老弟，你們過去捉拿昏君，那昏君躲在幾個紅衣喇嘛的背後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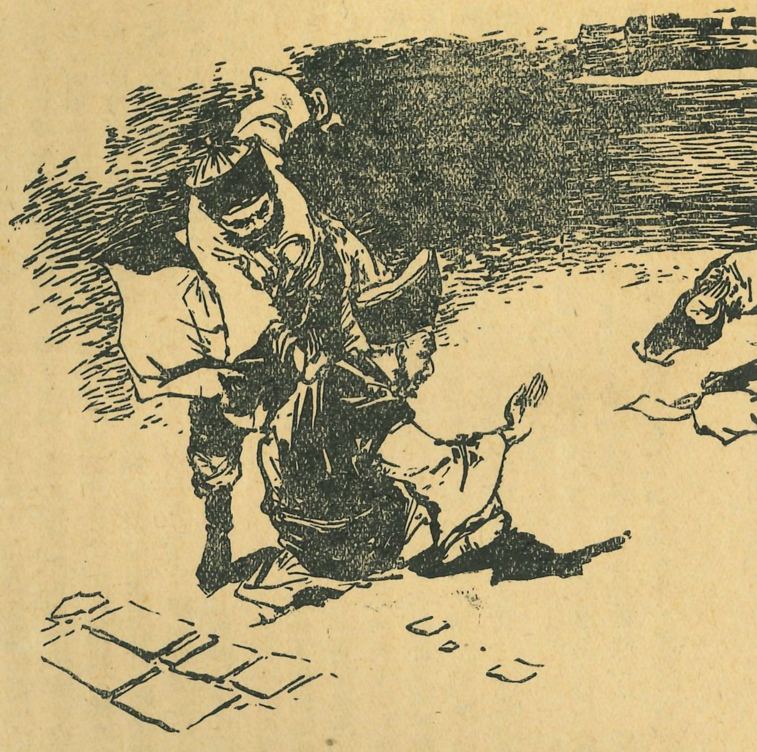
岳金楓和呼倫齊聽見孟絲倫這樣一喊，猛然醒悟過來，尼堪布的本領雖然厲害，史存明儘可以把他擋住，乾隆帝身邊已經沒了能人保護（董開甲已死，霍都巴罕負傷逃走），這時候不下手，還等甚麼機會？他兩個不假思索，左右一分，便向那些紅衣喇嘛撲了過去！

乾隆帝這時正在十幾個紅衣喇嘛簇繞之下，他雖然僥倖脫險，還一心一意的記掛和坤的安危，看見岳金楓、呼倫齊雙雙撲過來，不禁大驚失色，塔吉布立即一橫身，舞戒刀截住岳金楓、額古倫展開喪門鏟抵敵呼倫齊，呼倫齊一聲大喝，使出摔角手段，不等番僧雙鏟近身，兩臂一分，已經抓住敵人手腕，用力一扭一絞，喀喇兩响，竟把額古倫的雙臂，硬生生的卸掉了肩環骨，臂膀登時吊了下來，疼得他大叫一聲，暈了過去，其餘的喇嘛看在眼裡，嚇得魂飛魄散！呼倫齊呵呵大笑道：「你們那一個斗胆攔阻老子，這番狗就是最好的榜樣！」

他說着一挨身，正要撲向乾隆皇帝，冷不防漪瀾堂屋頂上面，哈哈幾聲怪笑，現出一個人影來，這人影高高的舉起另外兩人，居高臨下，振吭大叫：「史存明！你只知道行兇逞惡，大逆不道，今回也着了我姓寇的道兒，你要不要自己兒子的性命？」

這一聲喊突如其來，在場中動手的各人，立即停止戰鬥，史存明、孟絲倫、岳金楓、呼倫齊、史凌霜、桂月娥、凌雲燕男女七俠，紛紛抬頭上望，一望之下，不禁相顧失色！





各逞玄技較內勁，
妙施奇襲奏膚功。

原來站在瓦面上的，正是號為「桶老人」的寇東萊，雙手抓住兩人，左邊的是史劍虹，右邊的是狄鵬舉，這兩個少年的身上兀自穿着夜行衣服，軟綿綿的，手不能抬，身不能動，不知怎的，竟然被點了穴道，叫寇東萊拿在手裡！月光影下，寇東萊現出得意的獰笑！

原來史劍虹、狄鵬舉和管寒溪、凌志輝四人，扮了女裝，棲身在和坤兒子豐紳殷德的駙馬府裡，孟絲倫準備攻襲和坤相府的前一天，已經通知他們，只一看見和坤相府冒出烟火，立即响應，這天晚上，他們四個完全沒有睡覺，一交三鼓，四個小英雄完全換了夜行衣，跳上瓦面，駙馬府和中堂相府距離不遠，只有半里左

右，果然不出所料，史劍虹四人跳上瓦面不久，便看見和坤相府冒出火光來，他們四個人不禁大喜道：「還是史凌霜幾個姑娘了得，居然在防備週密的相府裡，放火成功，咱們立即過去接應！」

四小俠立即使出陸地飛行功夫來，離開了駙馬府，史劍虹、狄鵬舉兩人出前門，管寒溪、凌志輝師兄弟兩人，却由後門繞出，他們爲了避開駙馬府衛士的耳目，分道離府，那知道史狄二人，剛剛翻過府牆，來到石駙馬胡同的出口，路邊的民房瓦面上，突然颯聲風响，跳落一個瘦小枯乾的人影來，呵呵怪笑說道：「兩個小狗，三更半夜鬼鬼祟祟，待要到那裡去？今回是小鬼遇判官啦！趁早給我跪下吧！」

史劍虹出其不意，大吃一驚，他以爲又遇着了那要命的癲道姑洪仙韻，急忙定睛看時，來的並不是癲道姑，却是桶老人寇東萊，寇東萊自從到了京師，他的名銜雖然是御前侍衛，可是乾隆皇帝並不怎樣的重用他，只把他安置在九門提督府裡，連皇宮也不准進去，寇東萊以爲自已大材小用，滿肚牢騷，這天晚上，他在提督衙門裡睡不着覺，起來夜行，忽然瞥見和坤相府起火，還傳來厮殺的聲音，寇東萊不假思索，立即奔了出來，要去援救，那知冤家路窄，撞着史狄兩人，寇東萊在南天山的時節，曾經和史劍虹見過一面，那一次他還大敗在史存明手下，寇東萊禁不住勾起怒火，一聲冷笑，現身截住兩人去路。

狄鵬舉看見寇東萊猝然到來，吃驚不小，更不打話，嗤的一劍，使了着「順水推舟」，扎向敵人胸口要害，寇東萊陡的一矮身，用了個滾地龍身法，骨碌碌的貼地一滾，狄鵬舉一招刺空，寇東萊就在伏身貼地的剎那，嗶朗朗，抖出腰間纏着的鈎刺蜈蚣鞭，平地一勾一掃，地堂功本來是他的絕技，

滾地使鞭更是寇東萊的擅長，狄鵬舉猛覺脚下一緊，左右腿脛同時吃敵人長鞭纏個結實，一拖一帶，撲通咕咚，跌翻在地！史劍虹嚇了一跳，疾忙抖劍上前相救！

寇東萊却是陰險惡辣，他看見史劍虹長劍刺來，叫了聲：「好！」腕把一挫，竟把狄鵬舉連人帶鞭甩起，撞向史劍虹的劍鋒，小英雄急不迭忙的往回撒劍，寇東萊又一幌身，仆跌在地，一個「懶驢打滾」，向史劍虹下三路捲進，蜈蚣鞭纏着的狄鵬舉，也同時向他懷裡撞來，史劍虹伸出左掌，向狄鵬舉腰身一托，正要把他纏身的蜈蚣鞭解開，那知道寇東萊在地上騰的一翻身，雙脚踢中史劍虹腿彎的「湧泉穴」，小英雄膝蓋一軟，登時向前仆跌出去，寇東萊趁勢一掌，拍中他背心命門穴，順勢駢指一戳，又點着了狄鵬舉的「章門穴」，這樣一來，兩個小英雄齊齊仆跌在地，半下也不能够動彈！

憑良心說一句，照史劍虹、狄鵬舉兩人的本領來說，如果鎮靜從事，聯劍力戰，怎樣也可以抵擋寇東萊五七十招，可是寇東萊却用桶子勁裡面化出來的地堂功身法，滾地奇襲，三回兩合之間，便把這兩個小英雄拿住，可見一個武林高手，除了本領之外，還得要有經驗，史劍虹雖然家學淵源，本領不弱，到底吃虧在經驗淺，一撞着寇東萊這種出人意料之外的奇特打法，立即一敗塗地！

寇東萊打倒他們兩人，哈哈大笑，正要把史劍虹、狄鵬舉帶回九門提督府裡，可是靈機一動，妙計横生，他立即把蜈蚣鞭收起來，將兩個小俠挾在自已的肋下，使出草上飛行的功夫來，直奔向和坤相府，寇東萊一越過相府圍牆，便聽見漪瀾堂那邊，殺聲匝地，他立即飛身過去，剛好遇上乾隆帝被衆俠圍攻，最危急的時候，寇東萊馬上抓起兩個俘虜，跳到漪瀾堂瓦面上，高聲大叫，這一來整個形勢發生了變化！

史存明這一班男女俠士，今天晚上進襲和坤相府，本來佔了上風，雖然斷送了鐵簑、銅拂兩人的性命，可是金弓郡主裡應外合之計，却獲得意外的成功，破了漪瀾堂的機關密室，殺死大內侍衛領班董開甲，打傷雍和宮活佛霍都巴罕，還在秘密甬道裡把奸相和坤，活捉生擒，連乾隆皇帝也四面圍住眼看要捉到手，誰知道半路殺出程咬金，突然來了一個寇東萊，把自己的優勢完全打破，他活捉了史劍虹狄鵬舉兩人，當衆示威，狄鵬舉的身份還在其次，史劍虹却是天山大俠夫婦獨一無二的愛子，如果一有差錯，在史存明夫婦說來，那眞正是終生之痛！金弓郡主雖然足智多謀，也是目定口呆，岳金楓大叫道：「姓寇的，你這涼血畜生，枉你還是漢人，居然助紂爲虐，爲虎作倀！」

寇東萊縱聲大笑道：「史大俠，岳英雄，明朝亡了這多年，大淸國一統江山，穩如磐石，你們糾合了區區幾個亡命之徒，要想恢復漢人江山，這好比蚍蜉撼大樹，枉費心力罷了！廢話少說，你把中堂相國放了，好好的返回塞外，修心養性，我也把你的兒子放回，兩罷干戈，豈不是好？何必終日在京師裡吵鬧，攪得天翻地覆，連累了無辜老百姓呢？」衆俠氣得說不出話來，乾隆在十多個紅衣喇嘛包圍之下，也開了口，叫道：「寇卿家的話對了！天下太平無事，何苦仇怨牽纏，你們還是照原來的主意，朕賞給你一百萬兩銀子，你們把和中堂釋放，將秘詔交出來吧！」

史存明一陣哈哈狂笑，笑聲十分凄涼，在塲的人個個聽得毛骨悚然，天山大俠笑了一陣，把斷虹劍向前一指，厲聲喝道：「弘曆！你這沒有血性，寡廉鮮恥的東西，今天晚上還想活命嗎？我史存明就是不要兒子，也要拿下你的人頭，廢話少說，大家一齊殺上！」

乾隆帝看見史存明拚着不要兒子，也要把自己置之死地，不禁大驚失色！尼堪布急忙一幌身，擋

在乾隆帝的跟前，史存明正要使一招「雷神殛木」，向尼堪布胸口刺去，可是天山大俠剛才一用氣力，頭腦立即感到昏眩，腰身也酸軟無力，原來他在漪瀾堂前跟霍都巴罕比鬥內功，雖然不過半個時辰左右，已經元氣大受傷耗，再也使不出半點武功了！金弓郡主何等聰明機智，立即上前把丈夫手臂一挾，叫道：「不要草莽，皇上剛才兩句話說得對！天下太平無事，何必寃仇牽纏？虹兒還在他們的手裡呢，讓我上前跟他們說話！」史存明知道妻子有心替自已遮瞞，立即趁風收帆，揷劍回鞘，孟絲倫向呼倫齊打個眼色，示意他提防敵人偷襲，方才收好彈弓寶劍，施施然的上前，清音朗朗說道：「皇上，和中堂在我們手裡，我一個兒子和一個師姪，也給你們捉住，兩下扯平，大家沒有吃虧，咱們先來一個走馬換將，再談秘詔的事，你放回我的人，我放回和中堂，兩個平民交換一個中堂相國，這買賣還算公平吧！」乾隆帝巴不得希望和坤立即脫險，不假思索連聲說道：「公平公平！寇卿家，你先把這兩位小英雄釋放！」

寇東萊挾着史劍虹、狄鵬舉兩人，由漪瀾堂瓦面一幌身，騰的跳落，拍拍兩掌，解開了二人的穴道，冷冷說道：「孟郡主！讓和中堂過來！」孟絲倫回身向桂凌二女一招手，叫她放人，凌雲燕看見自已朝思夕想的大仇人，好不容易擒到手裡，不到須臾之間，又要釋放，眞是滿腔悲憤，她把銀牙一咬，倏地揚起粉掌，左右開弓，拍拍，打了和坤兩記耳光，這兩巴掌她用足了力打，和坤當堂兩頰腫起，口血直流，桂月娥把他一推，厲聲喝道：「奸相！便宜了你，回去再多刮幾年地皮吧！」

和坤被桂月娥用力一推，撲通咕咚，跌了個黃狗吃屎，兩個相府武士立即過來，把他扶起，這一邊史劍虹狄鵬舉也由地上掙扎爬起，返回史存明這一邊，二人俱是滿面通紅，金弓郡主看了他們兩人

一遍，知道沒有受傷，方才向乾隆帝叫道：「皇上，咱們再談第二件事了，你是不是願意拿一百萬兩銀子，交換秘詔！」

這秘詔是乾隆帝在西天目山被囚之時，御筆寫給史存明夫婦的，他在詔書裡面承認自已生身父母是漢人，一心一意要推翻清朝，恢復大漢江山，如果這道詔書被史存明夫婦向天下公開，乾隆帝在天下臣民百姓面前，就要大大丟臉，威信也蕩然無存了！所以在乾隆帝本人說來，別說是一百萬兩銀子，二百萬兩銀子也要答應！孟絲倫這樣一說，乾隆帝急不迭忙的答應道：「願意願意！和卿家，你就暫時代朕墊支一百萬兩銀子給他們便了！」

和坤家裡有一座藏寶樓，樓下建了一所石庫，窖藏了大批金條和銀塊，要他立即交出一百萬兩銀子，可說不費吹灰之力，和坤最會奉承皇帝的意思，立即說道：「是是，奴才遵旨！」孟絲倫突然把粉面一沉，喝道：「胡說！一百萬兩銀兌成金子，也要五架馬車方才裝滿，你叫咱們帶幾車黃金在路上走，任由你派人拿捉？」衆俠聽了這幾句話，不禁哄然大笑！

乾隆帝給金弓郡主當面搶白，神色十分尷尬，岳金楓突然走到史存明身邊，大家咬了幾句耳朶，史存明强抖精神，高聲喝道：「我們不用你立即交出銀子，也不立即還你詔書，三個月後，你吩咐新疆伊犂將軍把一百萬兩銀子押解到北天山下，我們自然會有人點收，這邊交銀，那邊還你詔書，一言爲定！好，再見！」乾隆帝聽說史存明要在三個月後，方才交回詔書，不禁大吃一驚，正要開口，和坤立即向他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乾隆勉强點了點頭，說道：「好，一言爲定，三個月後，朕叫伊犂將軍給你銀子吧！」

談判到了這裡，可說告一段落，史存明向各人吹了一聲口哨，衆俠立即回轉身來，飛也似的撤退，一直來到相府牆下，暗隅裡黑影一幌，現出兩個人來，正是管寒溪凌志輝，他們一見了史存明，立即叫道：「史大俠！」岳金楓把面一沉，喝道：「不用多說，咱們離開京師，一起走吧！」管凌二人看見史存明、岳金楓面色沉重，不敢多問，只好跟着大夥兒走，衆英雄由崇文門轉出正陽門，翻過正陽門附近的城牆，出了京城，史存明回頭望着北京城堞，凄然苦笑說道：「乾坤舊漢終難復，徒向京華留劍影，咳！」他說了這兩句，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原來他在相府裡跟番僧苦戰了大半夜，已經心力交瘁，再經過陣前易子這一場刺激，就是金剛鐵漢，也要挨不住哩！

史劍虹兄妹大驚失色，連忙上前扶住爹爹，孟絲倫柔聲說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一時挫折，何必灰心喪氣，咱們還可以捲土再來！」這時候天色將近五鼓，大地穹蒼，呈現着黎明前的黑暗，星曜倍明，羣雄在暗影裡連袂西去。「子母離魂劍」的故事，到這裡也告一段落了！

（完）

「子母離魂劍」故事，至此暫告一段落，後事如何，請看金鋒先生下一個姊妹作「血詔驚龍傳」就可以給讀者一個完滿答案。

萃文樓主著

塞外呼拉鞭

·全四集·

刀槍劍戟等十八般武器，並未包括塞外的呼拉鞭，其實『呼拉』是蒙古土語，『呼拉鞭』即是長鞭，是蒙古人牧馬用的，經過蒙古武師們精益求精，遂成爲獨門絕技。直至朱明中葉，已盛行關外。因爲『呼拉鞭』法，創自蒙古，揚威大漠，故武林術語，稱之爲『塞外呼拉鞭』，本書主角白爾特，乃蒙古英雄，挾鞭入關，打遍中原，『呼拉鞭』之名，乃馳譽武林，論者稱爲第十九般武器。

天心插圖

每集五萬餘字　售價港幣八毫

作者小語

「子母離魂劍」故事已經完結了，可是塞上風雲，並沒有因此停息下來，乾隆帝一天討不回秘詔，一天還不甘心，還有史存明、岳金楓、孟絲倫等這班俠士，怎樣在塞外迎鬥清廷的鷹犬，這道秘詔，怎樣成爲「血詔」，累了多少英雄兒女的性命？以上一切，作者還要向讀者交代淸楚，故將繼續撰寫一個奇情武俠歷史長篇「血詔驚龍傳」，就可以給大家一個答案，請各位讀者留意！

子母離魂劍 第十二集

著作者：金　鋒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
電話：四八一七三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價：每集港幣八角

Printed in Hong Kong